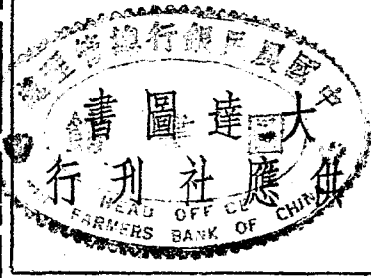


孫批
文選



策問以深明
測動人深明
思為主詞
不掩意故
解元長

對偶密聲
韻語轉筆
圓結構筆
四六佳境

標點 孫評文選 卷四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瑛邪人少而神明嘗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選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語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龍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

言聖德之遠著也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是以崆峒有順

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頤下風際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魏觀乎華封封人曰噫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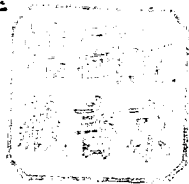
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幾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于歲厭世去而上僭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義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堯舜或揚旌求士，或設簞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

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漢書序

五途之道管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帝室曰敬寡人以道者擊鼓敬寡人以義者擊鐘敬寡人以事者振鐃誦寡人以寡者擊磬誦寡人以寡者擊磬朕夙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夙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

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審聽高居，載懷祇



平中何人書來雀開言
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毛詩曰寤寐求之尚書爾
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子大夫選名昇學利

用賓王
論選士之秀者并之於學曰後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

四科之首
漢書詔策是謂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實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曰德
行高妙志節清白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十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遺事不惑才任三輪

劇縣
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尚書曰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

又問昔周宣隋千畝之禮號公納諫
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
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
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

置言
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
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
漢書王曰臣

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
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漢書蕭通說
武信君曰昔

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
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
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祥

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祥正土膏並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旌躬耕帝籍又
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乘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

一條屬
將使杏花萋葉耕穫不愆
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葛始生葛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葛葛藩水
兩端也
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以平則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

也
清明冷風述遵無廢
為治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決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而

釋耒佩牛相訟莫反
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
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訟訟也
兼貧擅富浸以

為俗
漢書曰秉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攬
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漢書曰民
爰上田夫

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識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百畝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白，史記曰史起引漳水灌田鄭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鄆郭等終古焉國兮生稻
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潁潁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興廢之術，矢陳厥謀。尙書序曰昔縣矢厥謀孔安國陳也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敬法郵刑，虞書茂典。尙書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郵哉自萌俗澆

弛，法令滋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潑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肺石少不寃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

周禮曰肺石達窮民郵可寃曰肺石赤石也郵民聚而或民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其下尙書旋機鈴曰鬼哭叩鳴鄭玄曰鬼哭謀無辜也山鳴鶴不聽之異也王粲晉書司直劉隗奏

曰懷惻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朕所以明發動容，晨食輿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尙書曰文王無疆惻惻懷惻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禮記曰秋荼密網於凝脂左氏傳鄭舒問於買季曰趙襄趙盾永念畫

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追刑厝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徒以百鍤輕科，反行季葉。尙書呂刑曰穆王訓夏矧刑暴辟經敘其罰百鍤孔安國曰

六兩曰鍤鑿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衰亂起
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首足屬萬民之罪墨罪五百罰罪五百宮

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韓子曰董闕子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深澗暗如唐深百仞

勃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豕書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子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於闕下，稱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闕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遠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歌鷄鳴

一經蔡列女傳曰魏蔡欲雞鳴晨風之詩蔡雖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蔡詩去見君而心憂也

昌言所安 二途如爽，即用兼通，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

泉流表其不匱，質遷通其有亡。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日財尚書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漢書曰貨流於泉布於布知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貨遷有無化居

既龜貝積寢，緝緝專用，書曰武帝初築繕錢李斐曰緝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

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

命叩斜之谷，開而出銅。惟瘠鄙隱，無捨矜嘆。國語祭公謀父曰勤

上帝薄臨，賜朕休寶，漢書曰上帝薄臨不異下助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卑漢書曰魏其未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姓賦錢壹萬餘二十萬藏於都內漢書

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為錢若赤則則奸巧學鑄深為可患榆莢則輕重兼用深可準平漢書曰民多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

變見

對偶文
按如意
舒而力
固未易
也及道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

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馬司

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零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歲不正之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密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迭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義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爲德夏至無刑

說，尙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

稱黃星之驗。

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得澤中前有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

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涇其鋒不可當至基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

班固高紀述曰繁縵之緒爾雅曰縵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尙書序曰恢弘至道

尙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

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尙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

尙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

爲白職冬爲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

尙書曰克明後德又曰欽若昊天

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

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禮記曰夏后氏尙黑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爲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

別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

尙書璇璣鈴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短長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堯皇氏始出握樞炬鄭玄曰堯皇遠

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
天樞論謂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
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
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歌
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
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恆軫
尚書曰民噬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遂
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故郵貧緩賦省絲慎獄應邵曰解者役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子一人以寧秋有三秋月宋襄曰四時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而多黍多稌不與兩穗之謠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魏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毛詩曰

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褐無衣何以卒歲漢書詔策龜錯曰登大夫于朝親曰以園土殺罷民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詔策龜錯曰登大夫于朝親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曰罔乃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樂典曰乃命竊和上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舍孝曰故三公象

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倍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

然後泐才受職揆務分司爾雅曰揆度也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

武左氏傳鄒子謂昭子曰少皞擊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學經注曰武差也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

凝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癡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邵尚書禹作司空稷作司徒管絳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

救其疑孔安國曰遊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歷茲

以降，游惰實繁。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樂不替禮記曰垂若閑冗畢弃，則橫議無已。荀悅申

金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類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

唯夏二千石乎。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管之下邑尚書曰善養暉墨樹

起家立嗣。至有且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

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毋書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出人於陸

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陸危已見謝朓八公山詩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殿一世之是以賈誼有言：「

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為善也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頃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

賈誼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遠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珪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諸侯之禮執節而春雉

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君之化迹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一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

言安范曄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守山陽遼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西東散去

守，闕爾無聞。漢書曰晉丘靈王為東郡尉詔賜靈王靈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豈薪櫛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

尚簡。毛詩曰芘芘風樛薪之櫛之毛葺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善與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露揚於河朔香王殿天綱以該之文字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齊傳曰簡

也。略 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臧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官義或曰毋為有司枉撓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疆國，罔圖惟舊。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豈

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樂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

步不可以救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被天下三王殊事而德施後世左氏傳齊婦人曰五伯之歸也歸而撫之以從

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商君書曰國恃法戰而安若恃農戰而

之力過儒生 弃本殉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

主比文章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兼遇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樂賦者多以

為淫靡不念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

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 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 五

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

也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子楚王醫晉書曰石季龍宋人失馭，淮汴

崩離。答寶戲曰王塗無疆周失其側應劭漢書注曰汴水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子惟小

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曰武帝廣加以納款通和，布德

修禮。納其款關之說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歌皇華而遣使，賦

膏雨而懷賓。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所以

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遽北歸之念。王逸楚辭注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漢書上曰單于待命

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擒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

蘇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蘇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蘇曰此擊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

萃也故創未息而驚心去去開弦音而高飛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漢

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斯路何階，人誰或可？爾雅曰進謀誦志，以沃朕

心。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擇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

心。諫說諸侯擇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誦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二年策秀才文 何之元梁與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因藉時來，乘

孫評文選 卷四 九

此歷運。魏志劉瓛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事之運當辰永念，猶懷慚德。禮記曰天子當辰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何者百王之弊，齊

季斯甚。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弃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斷雕剗方，

經綸草昧。漢書曰漢興與經綸又曰天造草創宜建侯而不審鄭玄曰造成也草草創也味昧爽也採三王之禮，冠履

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植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禘禘草創之實

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毛萇詩傳曰實財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

慮。論語有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書儀曰民田租芻蕘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蕘愀然

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

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素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道遙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漸登九年之畜，稍去關市之

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七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三遺寶王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斯理何

從，佇聞良說。顏延之策秀才文曰齋與之要敬俟真說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閉戶自精，開卷獨得。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翫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

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詩曰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

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

樂三日五射四日五御五日六書六日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
子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尙書曰兢兢
日萬機墨子曰早朝
晏罷斷獄治政也。
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
兩者月
之餘。

上之化下，草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紫不得一紫公患之皆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
縷鄙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縷左右皆服長縷其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
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維搢紳先生之略衛班固漢書
新序曰郭瑰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
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好馬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於魏者乎又于張見魯哀
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于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甕施尾於堂
輻軒
葉公見之弃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真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下夫以士而非士者也
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輻軒紫駃壤接街陌說文曰駃車前衣車後爲輻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
拾地草。之易也如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惰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棄降
鳴鳥獲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敬不
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莫置欲諫之鼓
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子文

日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
後漢書曰詔問秦葛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

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
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

爭 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毛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
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廢義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將謂朕空然慕古虛

受弗弘。漢書曰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
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音曰介

也 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逆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
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免錮徙朔方

詔不得以 睚眦有違，論輸左校。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睡於廛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字子康年十八以父
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帝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父迺不復言元

薦禰衡表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其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
秦并天下改爲表按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

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駁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
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悉意以陳，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
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憤問其故無隱乃情 秋曰謝安爲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末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辭君曰將辭也趙諫弘長之風
侯猛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而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漢書景帝問鄧公鄧公曰夫益錯患諸
侯猛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

是書安文
之局明規
以薦士意
起有起緒
原委是表
章之定式
接出本人

言其可用

孔文學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郎中少府曹掾既被嫉忌奏詠之下獄奔市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世宗漢書紀述曰世宗宗睦睦思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

臻。尚書云帝曰疇咨時登用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說文曰遇達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維嶽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維嶽降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漢書

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戲謂子西曰夫國處聞一善言若驚得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問欽蒲大夫寡人何如主也在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

直曰故史魚廣。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史記趙盾子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

飛辯騁辭，溢氣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昔賈

孫評文選 卷四 一三

說得聲價自高不奇
士必不出
常人語

言月之必
有效也

收緊一筆

結還原意

忠誠之志
結於胸中
自然流出
便為至文
規亦何當
短繩無

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

牽致勁越，軍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誼王其欲令人比朝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繫南越終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華小者為冠纒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

於心實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學少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莊固漢書述曰

垂光虹蜺，春秋合歲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祈禱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寶于四門

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帝室皇居必畜非常

之寶。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

楚辭曰宮庭雲霧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飛兔騾鳥震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呂氏春秋曰飛兔騾騶古之俊

尤盡其妙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

褐衣召見，漢書劉歆曰臣衣褐衣褐見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

諸葛孔明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即位十二年卒

之可循也
之前言遠德
親賢之次言
後賢受任
結之重而總

操出先帝
廢段以此
為報也

開口便見
當先與復
言先人以
下先治事
也而後外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與樂與統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議以秋為功事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魏謂以恩相接也。此謂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漢書谷永將上曰：王法柄乎聖體，莊子盜跖此曰：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遺德，恢志士之氣。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覆薄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文傳：江夏人也。後主劉禪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字季豫，巴西人。後主劉禪亮上疏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日能，是以眾議

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結應親賢

六句此段

自敘重在

與復藉自

真實者自

來大功事

都從議者

伏後遺詔

收後段即

帶結三段

層一氣君

下歸秉君

身何等道

密何等道

帶釋前段

收第三段

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孫琬遷奉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布本衣，躬耕於南陽。說唐且謂秦王曰王朗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己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

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陽河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干載聞之猶有感激也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裴松之蜀志注曰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遺亮使亮與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來，夙夜憂

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深入不毛。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溷水出牂

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境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原。爾雅曰蕞也謂馬遲鈍者毛萇詩傳曰穰除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

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攸之禕允等咎，以章

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

不片能自所以亦欲求抑心
一試好亦未
自過也然名
之是也
有過也
氣自欲多動生之勃然

意榮祿在必身荷
榮祿在必身荷
始有言所求用故
不之用後用故
也之當之慮
勝據文概當絕

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旋咨歌毛萑曰訪問於善為善事為諷諭語曰子所推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論語子曰出則事公鄉入則事父兄事父尚於榮親事君

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墨子曰雖有賢君不受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樂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最才而受爵最功而受祿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虛授虛授謂之謬舉虛

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尚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昔二

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左氏傳晉侯假道於以虞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王甥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趨且爽不讓燕魯

之封其功大也史記曰武王纘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三世謂文武明也正

值陛下升平之際陸下明帝也孝經錫命決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有澤孝經曰

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堵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身被輕煖口厭百味李經擬神契曰甘肥適口

極言已之
受恩以起
意求自試
轉筆再捷

推地所以
方未定欲
功此以立
自試一篇
之主意在
也

承上接下
又賴四句
絕有頓挫
反振一筆

又一頓折
以高為喻
蜀吳巧不
傷吳巧不

承上接下
又賴四句
絕有頓挫
反振一筆

輕機適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
以為輕且燥崔駰七依曰雍人謂腐屨選百味
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爾雅曰濟益也今臣無德可述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讖毛詩彼己之讖不稱其服是以上慚玄冕俯愧

朱紱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著纁篇曰紱綬也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也顧西

尚尙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爾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

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尙

陛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唐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成克商奄而周德著日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奄之國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日方叔遊止其車三

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鈎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

也高鳥淵魚喻吳蜀二主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張後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以贖厚道君父邪及出大駭自且及昏大酒以待百官反歎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欲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于何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欲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圃左擊鳴車右請死

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擊鳴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為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樂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

文法衍委
極力頓跌

以上歷舉
古之立功
報國者以
自況至此
方說出求
自試志極
有身分

一筆繳結
此求自試
正意欲得
激昂有氣
激昂有氣
生無為捐
死何等心
情

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
臣獨不可以死越甲邪遂刎頭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子以上卿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

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尸子曰禹與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君，必

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

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應劭衛宏爾雅曰占隳也郭璞曰隳夷之此二臣豈好為夸主，

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

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嘗食

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帝武帝武臣宿兵，年者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于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雖賢不乏世，

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使得西屬大將

軍，當一校之隙，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懿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

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瑁漢書注曰純由豫覽也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黑玄毛詩箋曰織所獲之左耳突刃觸鋒，為士卒先。漢書伍

將軍當敵勇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鄭玄毛詩箋曰織所獲之左耳必效須臾

引證時事

冀得見用

數語又應
前文起下
文起下
此復自申
求試之意
既多欲用
之心復深
不用之感
反覆盡致

之捷，以滅終身之愧。注曰捷獲也。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

之年也。北征漢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昔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開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沒論語曰君子疾徒

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

白首。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說文曰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年閑也。流聞東軍失備，

師徒小覷。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晚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獨狎折也。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

吳會矣。鄭玄周禮注曰攘衽也。謂卻披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七發曰凌赤岸躡扶桑山。徐州記曰京江萬貫北江有大澗潘李乘北激赤岸尤更迭猛漢書焮焮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孫卿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志欲

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

願身以殉國家之急。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

也。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政攻魏賴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也。同其勳銘於景鐘章昭曰景鐘景公鐘也。懸于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于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

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史記曰秦總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

大敗晉人以報殺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欲逐色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與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伐魯魯亦已甚矣今魯

仁君不著
無用之臣
乃有用者
著之於用
恐不見用
也戰當時
無死難不
深同氣之
憂亦風子
深之憂子
切矣

城墮即壁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逐
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子魯
絕纒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纒冠纒告王知

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失火與奪人飲不經權者不獲也軍臣皆經盡權而去後與魯戰引美人衣者
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總公乘馬有服失之野人取之總公自往求之不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總公笑曰食駿馬
之內不飲酒余恐傷汝也獨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總公之車矣晉梁驪已扣公左膝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
餘人華方為惡公疾圍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粟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彭越諡曰威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
壑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竊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爭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臣聞騏驎

長鳴伯樂昭其能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遲延負輹而不能進澹伯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漢風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盧狗悲號韓國知

其才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齊王曰韓子虛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後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虛逐東郭後環山者三豎山者五豎極於前大廢於後大鬼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擲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然悲號之義未聞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言遠也孫臏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試之狡兔之捷

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嗷以於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文說

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嗷以於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文說

曰博局戰也大箸十二葉又曰企卒踵也竦竊立也說文曰并拊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

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

囊中耳使遂蛋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何况魏魏大魏多士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騰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孫評文選 卷四

二

結出自己
地分不得
不然

意甚懇切
令人凄然
比之求自
試更為近
情更起佳
頓挫極佳
似引經古
筆法于政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衒，玄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經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蠡曰：大夫石買進曰：街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聚名成者，歸執能去功與名而還，欲衆人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謂同氣血也。親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揚喬曰：猶塵附泰山，霧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致情，猶不致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准南子曰：人日月之明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于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壘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文也。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在用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鄭玄禮記注曰

乃求通存
請命再
愷惻情
親自試
求自耗
心不處
抑能自

申敘悲思
前敘求通
之意此申
一求通之
言之別心

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垂詔，孟子曰沛然作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

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

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

聖世矣。臣伏自思惟，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為

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

珥筆。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洒掃後漢書李彭謂朱鉞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理筆也漢書趙平曰張安世持麈尾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遂日駙下論在望殿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右，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中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毛詩序曰父兮生我母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山思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樂樂者不可為歡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

泣涕之橫集。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

結處復自
言其上表
乞恩之言
殷然有忠
愛之風

深戒文帝
之殘薄
收束前文
照應起處
淺文二段

不獨說已
之不勝而

臣心况徒虛語耳！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地梁之妻也齊莊公僖宮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號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獨行盡忠於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

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爾遊於越范蠡師事今之否隔，友

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賈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

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德恥者攬于市孟子曰：『不以舜

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蕭蕭熙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懷

樓之誠，竊所獨守。尚書傳曰懷樓謹慎也實懷鶴企立佇之心，敢復陳聞者，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蒲秦鶴立不轉冀

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孫評文選 卷四

兼恐遺誤
得未盡不
作泛常可
讓處實應
讓世實可
欲讓新龍
先透一筆
是法有原
委得原
真誠耳

讓之苦情
眞實抱歎

孫評文選 卷四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選中領軍事兼內外

臣自出身

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爲從事中郎選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

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

中謝斐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臣聞古人之言德未

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

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昭訓太后

子管

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其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爲昭訓太后

誠在寵過

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

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臣有何功可以

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

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災類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社稷

願復

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

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年

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卽復

若此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

子列

曰子產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

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變者側席而坐

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

即是大臣

推所應讓
虛此段實
文勢有步

結出讓之
實事結語
勤甚

之閒，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藥傳藥之野孟子曰傳說學於版築之閒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而令朝議用臣，不以

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認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足以爲愧已歿身矣此失豈不大哉晉甚大也

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府臣所見

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晉諸公談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爲侯朔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光祿大夫

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境節爲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譚德論曰絜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曰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

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胤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尙書僕射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

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曰見上求自試表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

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

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爲都督荊州諸軍事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

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陳情事表

孫評文選 卷四

種陳頤終
之木懷終

又連用况
臣且臣今
注更臣文
轉

陳情處言
言懇切非
言常勸節
之詞自令
人感動終
結之意

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人之志。有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

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

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微，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畏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鸚鵡賦曰：匪餘年之足惜。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

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

養。寫與喪伯父遺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後漢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倖，保卒餘年。記禮

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殞首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必嫁是疾。病曰：必為殉。顆嫁之，曰：死無與也。顆曰：君命也。顆曰：君命也。顆曰：君命也。

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禮記曰：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大馬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孫評文選 卷四

二九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秦皇獨斷曰諸侯國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

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祇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本吳人出自敵國漢書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談臣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

丘園耿介之秀尚書舜曰子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委我王廟曰無遠弗届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

兩宮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

游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貢游子弟學焉振景拔迹願邈同列臣機漢書注曰邈遠也施重山岳義

足灰沒葛農註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

憂愧若厲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

幽執圜囹當為誅始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圜之中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

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尚書右丞崔

基廷尉正顧榮顧榮字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一作嶠自

列言密自家蔽避迴黨岐嶠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

迹自可分別秦也書曰惟是筆跡可以當面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曩爾之生，尚不足吝，左傳子產曰諺云遺爾之國杜預曰殺小兒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奏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

日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日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偃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克黃曰君

天也何休學守曰天也何休學守曰莫大之覺，日經聖聽，孝經曰五刑之屬三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

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

不隕越。咸如霜已見西征賦荷悅申鑿曰人主威如雷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拔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懷金

拖紫，退就散輩。揚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拖紫其樂不可是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抱徒我切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淳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踏

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踴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

澤，播及朽瘁。向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之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夷約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之羽，復與翔

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

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抵罪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善不宜處位免為庶人數月冀州部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二千石

見拜為冀州刺史，餒起亡命復奉使，與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齊祖朱軒進二千石之車飾。
 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孟之萌復存于方，言曰：舍而不施，謂之萌。」
 當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皆歸，不通行在所者，使道之官無問也。」
 當使道之官：天衢已見上，通親親表。
 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

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慷慨數陳，皆心所激，此等文字，自然生色。後見之，猶心可想也。總冒。

建興五年，晉書曰：建興閏常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禪，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左傳

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

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也。

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

絕大議，亦起全文，色最有益。

歷敘世德

遂及於世

說政前事
歷敘時變
一片忠憤
之心發於

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並秀奇公諫曰仰瞻遐風重三五以降，靡不由之。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臣琨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王隱晉書曰宣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朝號書曰

基王遂詩曰景命有後毛在曰侯附也鄭玄曰天之命又附著於汝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世祖武帝朝號書曰

造我三葉重光，四聖繼軌。三世謂景宣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普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

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

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王隱晉書國紀曰揭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廢極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

也何休曰旒旒也或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

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上求通親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家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家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

詩曰不顯維德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不圖天不悔禍，

百辟其刑之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宮辰曰人未逆胡劉曜，縱逸西都。何法盛晉書

四年劉曜使劉曜寇長安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

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子寶晉書紀曰賊入掠京都劉曜寇子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

聲淚俱下矣

此下正說動道先實也
動道先實也
大情致實也
之明言也

既入時事
到到君身

兩頰一致

孫評文選 卷四

三四

後漢書序曰黃他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為國怒二帝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為臣每覽史籍，觀之前

載，小雅曰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辛尹無字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莫

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三世謂

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注在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班書曰董臣琨臣禪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周德雖衰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隨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矣秦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齊有無知

姻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謂太子太子縶于新城遂謂二公子曰皆知之重

伯繆是觀之禍亂之伯繆是觀之禍亂之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史

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觀神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夫符瑞

太極是生兩儀

名曰黔首

契日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

夫符瑞

以見後不
可辭非泛
常推頌之
耳

再深一層
用左傳語
於然合拍

之表，天人有徵，東觀漢記章臣上奏世祖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圖昭然著聞矣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

之遘夷羿，宗姬之離大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者夏之方表也后羿自鉅澤于窮石因夏人以

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隱晉書曰元帝瑛那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欒武子曰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

內，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還方企踵。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裔成人宅心知百揆時敘于上，四門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婚方娠逃出自竄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

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豳民尹吉甫美宣况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

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期南暨聲教史記張且宣皇之胤，惟有陸

下，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之曾孫左傳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天

祚大晉，必將有王，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晉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因而祚之是

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曰：霍光以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詠歌者無不吟詠。微猷，獄訟者。

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葬舜，讓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謁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答賓獻曰：用納乎聖德。天

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

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鱗一角，明澤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剝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冠帶之倫，要荒之

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衆，要之倫尚書曰：五百里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是以

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嗚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味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

釋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

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薄天之下。漢書：初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書曰：允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

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穉者楊之秀稊。與神人獲安，無不幸甚。漢書曰：以韓信為大將軍，實何日幸甚。臣瑤

臣禪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

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

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左氏傳

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

欽共二都杜預曰：汝辰十二日也。

何等關切
何等鄭重
有慷慨數
陳之氣

以下申言
不可辭之
意

切時事說
已動進矣
又申必言
不可辭之
意與時關
切最緊

敢結本意

曰初入百六陽九首義曰易
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狡寇窺窬伺國瑕隙左氏傳師服曰長服其上下元觀視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符與師

暇獨過也
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齊等無有資

隱聞隱也
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
集曰國家久無繼嗣天下无所繫心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遠巡而謝

曰大王雖欲執謙
退奈宗廟社稷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圍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

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傳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

有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榮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
殺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
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

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王之元龜也
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

深謀遠慮出自胸懷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遞覩人神開泰之路

史記丞相翟齊曰
臣不勝犬馬心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傳晉使呂相絕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

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遺兼左長史右司馬臣

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季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主簿臣辟閭訓戚榮稽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臣禪遺散騎

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塚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塚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尚書曰乃爾先服成湯革夏駿命漢書龜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春

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左氏傳曰晉滅欒遂與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實於王博子日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夫一國為

一人興，先賢為後愚廢，成湯夏禹賢與國後築紂無道而失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

德，春秋貴柔服之義。論語曰絕世委服日高祖撥亂修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王魏安釐王齊威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禮及魏公于亡思各五家令親其冢復亡與官事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

臨哭其喪。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而去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

暴興疾顛，禮若之舊，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強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殘戮之尸，乃以公葬。漢書曰初懷

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隳，有後可

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于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

蜀之館，書曰緇皮囑嶺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輿相連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與滅國繼絕世雖三五

公乃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

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國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伏念二千石典牧千里當時受

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鷓鴣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鷓鴣鷓鴣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故天稱

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毛詩曰微彼桑土綢繆罔戶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孫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

證聖曰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

甄井。吳志曰堅也梁東爲車軍所攻漢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禮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吳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曰孫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招百越之士，

奮鷹揚之勢。漢書曰故衛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侯誅秦秦時曰維師尙交時維鷹揚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

著。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險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

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爲采薪者所踐毀也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

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二君堅策也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

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

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日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

蠲其舊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塗壘，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頤川庚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魏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中州為洛陽庚氏頤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隨侍

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繼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適難解散

悟徵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觀與既眷同國士，又申之

婚姻。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嫡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婿也見懷舊賦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于孟

曰浴濯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頻繁省闕，出總六軍。何法盛晉書曰王敦表亮為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

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而偷榮味進，日

爾一日，謗讒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

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咸榮錄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畿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視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

康哉之歌，實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

說得外情 入理令人 寒心如是 實語耳 真自敘起 說得沖淡 有身分真 點出外戚

述時政

述前事以明不當任
威謂可感
權謂可感
論至此等
至可以感
人論至此

轉到美德身
讓是好名
以或為名
必強為之
上取情乃
見取情乃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王隱書曰明穆后后庚戌字女君瑛第二女
王成帝後盛晉曰秋曰廣亮明穆皇后之兄也

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

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
古無名之君也無私已見上求通親親表注然世

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

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

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
章德寶后和蘇鄧后安思后后植

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

思寶后顧烈梁
后靈思何后

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
到都側目而視也

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

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

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

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

韓詩外傳曰公
道達而私門塞

使內處心膂外揔兵權

尙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
心膂實遠國語注曰背脊也

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謀
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

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學經曰君子之政以孝非家至

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執云察予之中情尙書序曰坦然明白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貪賤臣所不能

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殿鑒

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曹大家譚賦曰復丹款之未足留滯恨乎天際也而

微誠淺薄未垂察諒屏營已見上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

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籍注尙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孫盛嘗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東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温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何法盛晉書曰桓温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尙息曰公

衆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真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

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欲以其尊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癩子曰苟無死矣吾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
食之章昭曰三君交師也
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今日

樹德惟馨伏惟大晉應符御世
日聖王御世河龍貫卷舒圖
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

方圯裂神州見吳
都賦注免置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毛詩曰爾爾免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免宜之人
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又曰皎皎白駒在彼

空谷生芻一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
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怒阮瑀為曹
公與孫權書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陛下聖德

東其人如玉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職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

李勢登蜀漢伐勢勢出軍職于梓潼軍敗而歸
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朓八公山詩
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泥之墟想王蠋

音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者梁因夏人以代夏政奔武羅伯因熊羆趨圍而出寒泥寒泥伯明氏之說子弟也虞弄子
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獨聞謝靈運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盡邑王蠋曰忠臣不事
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結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

自奮絕冠而死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
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終世抱德

日滿其泥而揚其波濯水已見西征賦
于時皇極邁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謝平原內史表
中華有顧瞻之

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爾道中心恒兮
遷喬已見劉琨答盧諶詩
凶命屢招姦威仍逼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歸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

伯夷叔齊與其志不辱其身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

奉置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加襲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英皇之恩無以報今老矣且暮入地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嗚呼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平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幾葬在上山下

有集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 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

遼東已見謝麟郡內登望詩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遂海深晉楷梓也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西土 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

聲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瑗書諫文帝曰縱遊滋侈義聲不聞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邈之弊若秀蒙蒲帛

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 幽遐仰流九服

知化矣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賢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盪川無恬鱗魏略王修奏詔曰清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側也 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香丘曰樹

欲靜而風搖之 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

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

論語于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李陵當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紂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說如得大變
難以為然
矣此為清
談之風也
由致之風

乃宴安昏寵明昧僞封左傳曰宴安則錫文篡事曾無獨固會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

勸進玄名義以之俱淪遜篡位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高祖也匡復社

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三驅已見東都賦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繫維已見上文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

進退惟力是視推方是視已見東京賦是以僂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有何無僂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頌德詩惟新已見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憲章既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品物已見戴逵賦臣亦

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尚書曰于心顏厚有愧愧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上庚元規讓中書令表違謝闕庭乃

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

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河流遄疾道阻且長詩曰遄邁從之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

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圯族津塗四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

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毛時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

黍禾塵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西征賦東觀漢記曰北夷寇作無雞狗吠之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在目以

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並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西武帝陵高平陵中則惠帝陵也墳塋幽淪，百年

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

毛修之等，沈約宋書曰毛修之字敬文錢陽人也高祖將伐秀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成洛陽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野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好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郎臣某，奉

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沖東莞人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念功簡勞，義深追遠。尚書序曰惟帝

念功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左氏傳王孫蒍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裴子舒宋略曰高祖潛謀臣復置穆之主德委以腹心內竭謀

獸，外勤庶政。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及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密勿軍國，心力俱盡。韓詩曰：密勿，伺心也。宜有怒懷，勿備，伺心也。及登庸朝右，

尹司京畿。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匪大猷是經，惟適言是聽。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

幹之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吉不橈于下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

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性胡，為諸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曰：三事大夫，敬兩有官。榮哀既備，籠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龍靈已見，江淮雜體詩。臣伏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殺為邊患。

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闔閭之志，勸盛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皆循承虛而下，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惟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

乃忠規密謀，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穀梁傳曰：士造辭而言，諛諛而出，范曄曰：辟君也。諛諛而出，則詭辭曰：樂任誠保，諛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

克有成。國語狐偃曰：壹力一紀，可以遠矣。又男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徵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

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發夫人力之不及此，爾。雅曰：左，右助也。寧濟，已見曹植黃躬詩。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至弱曰：履得其位也。每議及封爵，

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隆馬氏代襲茅土。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

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大賚善人是富。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驪驪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彥昇

任彥昇表所流
廣當亦表
推此表亦
帶林表亦
悲然言不
由衷也
軍也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悅表曰：禹高之朝，不啻借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謂齊王上坐如家人禮。世祖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毓，字宣達，太祖長子也。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毓，字宣達，太祖長子也。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毓，字宣達，太祖長子也。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類，故曰自見之謂明。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也。庚元規表曰：仰覽股鑑，境已知弊。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王躬衣於庭。越翼曰：王躬衣。

凡見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又曰：君惡王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謂君謂靈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

下句昌邑王賀曰：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靈康幽憤詩，職，汝之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

曰：齊悼惠王子與居為東牟侯，又曰：武帝詔封博陸侯。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光奏曰：昌邑王賀不可以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曹植求自試表

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謂靈林借厥頤也，孫盛嘗陽春秋曰：卻超假還非臣之尤，誰

任其咎？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寢，廟也。見吳都賦。園，陵也。見上張士然表。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左傳：遂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坐以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下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取有絕漠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尚書表

法也。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周禮曰：司會，中大夫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者。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祕書令，典尚書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且虛飾

寵章，委成禦侮。王隱晉書曰：武帝詔山濤曰：勿復為虛飾之類。詩曰：予曰有禦侮。臣知不恆，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

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義性賦曰：况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

性命之微，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逐。東詩曰：憂黃重山岳，誰能為我擔。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

變吳志：周勳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途而同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曰：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躋朝經，

七略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躋，履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便當自同體國，不為節讓。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獨

故特任使
莫復歸讓

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論語孔子曰管仲桓公一匡天下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

光宅已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壽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

殞越為期，不敢聞命。

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

亦願曲留降

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

鉅平羊祜永昌夷亮並見上表

乃知君臣之道，綽有

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

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

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性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

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

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

張載贈張子瑛詩曰輟車運在輪飛骨須

六進謝中庸，退慙狂狷。禮記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

漢書曰韋賢心

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鄉魯諺曰遺子黃金滿囊不如一經

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法言曰童子彭蠡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負書燕魏，

有真實語
自覺深朝
之意深朝
守之古人
然自古人
推分格外
殊恩而言
堂澤而略
音折何入
情等

寫此亂離
欲求自足
可事歷歷
心非熱
中者比

昔人故人
忽為臣主
此中實難
為情也說
來具有身
入易代意

空殫其粟戰國說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去秦而歸也韓詩外傳曰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 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

持斧作牧以意以輿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掩後漢書曰吳祐交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論蔽

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毛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詩曰載離寒暑 兼

以東皋數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皋之沃壤餘稅朝夕已見江賦 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漢書楊僕上書曰駁為關外人

賜金而權同娛老賜金娛老謂疎廣也 折芟燔枯此焉自足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魚大澤折芟而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三千景附八百不謀尚書武

泥首在顏輿棺未毀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輿 縮構草昧敢叨天功王曰受

孫評文選 卷四

締構見魏都賦易曰天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味爽也左
氏傳介之推曰窮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

一 朝摠集左傳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顧已反躬何以臻此正當以接閉白水列宅舊

豐光武居白水已見南都賦東觀漢記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陽人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

又曰上初學長安帝陽大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檉檉資用之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廳舍從者饋以給諸公費俯拾青紫

豈待明經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苟明其取青紫如塊捨地芥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顧譚誅曰選吏部尚書才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晉經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

俗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疏正位分溟涓殊流雅鄭異調顯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蒞驛後漢書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晉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

其中而可以崇遠世致使有志自厲而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

發願無足算魏志曰王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毛玠字

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僕射典選舉先德行狀曰魏志曰以臣况之一何遼落世說袁彥伯曰江山齊季陵遲官方

淆亂毛詩序曰禮臻然治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勃州郡三公舉

朝於西園實官自閣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金章有盈筍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金章盈筍未詳漢預管錄曰

誤吏部誤
封侯二段
言之繁
不刊不作
浮談故

隲吏部也

讓封侯也

連寫或字
筆法奇縱

推原先世
亦見至情
據時自惟
實有知足
成蓋之意

人每朝小人滿庭留環半盛
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語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之術貴成而不
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與服志曰侍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鑲附綬為文
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成將軍食漢王擊楚何守關中後為郿侯范曄
而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魏介免胃禮議是創通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

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恂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侯
于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
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以親封禹為鄗侯
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魏介免胃禮議是創通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

為殺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從征伐兵有不和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縈綯弓戟
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淡廣平侯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東

漢記曰虜帝尉維安帝宜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
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相盛德南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
應郡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類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
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
五侯外戚，且非舊章。漢書曰成帝皆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

同日封故世
謂之五侯
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
既義異疇，實榮乖儒者。陸機高

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
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東方朔戒子書曰飽
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中興謂
位裁元凱，任止牧伯。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左傳太史克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若舒隨攸獲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
高祖少連，夙秉高尚，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義，所乏

者時。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朝，謝病下邑，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

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劉播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冢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苟爽之十旬遠至，東觀漢記馬援與揚廣書曰車丞相高陵即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

識，惟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

菅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嫗姜無棄備幣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營蒯，愛同絲麻，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嫗姜無棄備幣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

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取出讓意 結之

為蕭揚州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現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昇彥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方之疏壤，取類導川。孟子曰舜使

而注之海國語太子 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者隱使人無能指晉曰伯禹疏川導滯

以掩飾也。說古風字說古音義。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六飛同塵，五讓高世。漢書爰盆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梁六朝天子者三兩向讓者毋大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謙元子薦謙毛詩曰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容民止亦有新

容 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于物色關下，委裘河上。列仙傳曰張令尹喜內學老子于西遊先見其氣和真人當過物色而過之果得老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委裘之

孝文帝為 非取製於一狐，諒求昧於兼采。王褒漢書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密蜂以兼采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

詢。魏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阜。班固漢書何奴贊曰漢與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於廟堂

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語與早已見射雉賦。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鄒析子曰循名責實

僚，不可限以位貌。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胃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陳，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梁書曰儉子陳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壽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陳字思

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幹足任尚書曰允迪厥德禮曰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

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

秀居無塵雜，家有賜書。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辭賦清新，屬言玄遠。陸機傳

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職蔡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毛詩曰其室則迩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虛名位雖不肯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

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遠委已見謝宣庠序公朝，萬夫傾望。孟子曰夏曰三代股之曹植

政不廢於公朝。求通親親表曰執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臧榮緒晉書曰荀顛字景倩穎陽人也魏太祖踐之第六

近見袁侃亦暹邇之子也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鄉人司徒郤之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後為李公矣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

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瓛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人六歲解屬既筆耕為

養，亦備書成學。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授筆嘆曰丈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

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陸道鸞晉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

書清介交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為書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到落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榜柳簡以為經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

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斯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雅俗已見范曄讓表甘泉遺儀，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長安時出祠

令弘前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以為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登謁大將軍霍光問戰圖方略

而豈直懸延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魯虞三輔決錄注曰霍仲孫祖大會霍黨得

一曰懸風也詔問何以知之故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故言賜帛百匹張臨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東晉督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

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魏周漢書孟仲舒述曰：「孺言訪對為世絕。」並東序之秘寶，瑚璉

之茂器。書曰：「大玉夷玉，天祿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秘寶。」論語曰：「君子不以為器。」賈問曰：「賜也何如？」曰：「汝器也。」曰：「瑚璉也。」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論語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器用之。」

以人廢言，解嘲曰：「都府頡頏，而取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綦讓代兄襲封表。褚子顯齊書曰：「褚綦字茂績，為義與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賈子。」

任昇彥

臣綦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賈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黜

蔭，光錫土宇，臣賈世載承家，允膺長德。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賈，字蔚先，官歷散騎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

人勿用左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而深鑒止足，脫履千乘。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乃遠謬推恩，近

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左氏傳：「公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稱。」

大行移書同屬翁上書奉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翁移臣。又曰：『丁勳為陵陽侯，跪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今日予以兄弟私恩而絕交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倍垂涕，乃還就國。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統。禮記曰：「繼別為宗，繼玄曰別子之嫡。」稟承在昔，理絕終天。

天道無終而云終天亦決之辭也徐廣說謝車騎華還詩曰續廣既掩扉終天隔陶瓊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今一舉邈終天而于不反

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賈高延陵之

風臣忘子臧之節

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賈人不義曹君將立于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是

廢德舉豈日能賢

左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馬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奈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日能賢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

停絕

丹款已見

不然投身草澤苟遂愚誠耳

謝承後漢書曰朱龍隱身草澤

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

以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太立宰碑表

吳均齊春秋曰竟陵文宣王子真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本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黃范雲上表為子真立碑事不行

任昇彥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

尚書曰彰善顯惡樹之風聲應壞與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徽烈

既絕故老之口必資

不刊之書

西征賦曰兆進泰明邑號千人凱諸故老造自帝詢也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

司馬遷書曰讀諸名山毛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初丞相公孫弘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

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

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醴天籟著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

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魯周禮明易道以為法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存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由是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推立碑之原據當句前傳字字

情亦法亦折用亦法亦折四六文字正以此等為宗

為證正明
引證正明
不見之已
不可之已
也
碑說請立

餘情繚繚
正為所請
之由表出
自敘本情

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魏舒之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

者竟免刑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實惡化風大行卒於鄒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諱

關待罪朝廷聞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

相巖親賢並軌，即為成規。楮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孫章文獻王巖字宣微乞依二公前例，

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輶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

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蠅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麗功臣蕭實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

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孤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慮

先犬馬，厚恩不答。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犬馬墳溝察虞員謂曰而弊帷毀蓋，未尋蟻

蟻。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延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珠襦玉匣，遽節幽泉。西京雜記曰漢

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鏡甲連以金錢皆鏡為蛟龍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送葬既曲達前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

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嘗自言百年後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敘其平吳勳一沈嵩山下沈嵩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咸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魏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遠

愛如 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

上書

上書秦始皇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上秦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滋渠已而覺秦大臣皆言秦王曰請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

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
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後歸由余總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

東得百里奚於宛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欲重賈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賤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史記曰百里奚謂蹇叔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來邠豹公孫支於晉左氏傳曰晉郤芮不鄭不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

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

服史記曰獻公卒于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詐諸侯畢賀也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史記曰秦用

魏公子印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印五刑切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陰之及曰衛鞅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

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于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

一旬提明
如老吏按
獄無一問
紋四功反
客之逐容
觀出逐容
持之過一筆

首句提出
直本單刀
引證前事
如入五好
取陣未段
將出旗之
功舉旗之
以前事引
證

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救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死此云
襄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

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夷也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據之也東據成臯

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書義文類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

今史記曰惠王卒韓魏齊楚皆從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魏冉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羊戎為華陽君魏冉為相國造離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范圖食天下高誘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向使四君卻

客而弗納疎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

之玉有利隨之寶新序固梁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冶子將作鐵劍二枚一曰太阿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鑼從河切之鼓孫卿曰纛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記注曰鐸皮可以冒鼓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馱音蹄不實外廐周書曰

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苑於元切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

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珥瑱也徐密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縞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曰以別之他皆類此而隨俗雅化

駢騷為賦廣雅曰馱馬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女願得入身於下陳

駢騷為賦廣雅曰馱馬屬駢騷為賦廣雅曰馱馬屬

駢騷為賦廣雅曰馱馬屬

總束一段以物為證以寶玩為別處甚緊一層音美玩一層妙在樂不板是先在

此一段乃正
言動之說
得正
不覺言
過也
逐客之
意
結以本
之正
一士之
可首
極一
意
收
住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韻化而能隨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鳴，快

耳者，真秦之聲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其切。說文曰：缶，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缶，甬，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也。亡國之音也。樂動聲隨，禮曰：舞樂曰：舞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象，伐時用干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

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

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

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賢。魏之賢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

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贖之謂。却賓客

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

也。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兵而資盜糧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

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

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子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侯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

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

下盡地，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應劭曰流猶行也何

則？彊趙責於河間，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蒧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解為河間王至于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六齊望於惠后，孟康曰高后割

濟南郡為呂王台泰邑又劉瓛那郡封魯侯劉瓛為琅邪王文帝乃立博奕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盟而追德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閱齊北逆亂自被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閻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與渠為滕

東王叩為膠西王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嘗以二郡王之章失職餘與居詠死盧博濟北王治盧喜故顧念而怨

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與居所封與居詠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儻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

王放為衡山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

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梁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逼越

舟梁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逼越

文氣語涉有戰國之風中多隱語要於言外見意自佳引事為喻言及當時事見不順逆之分歷舉時事

此以吳人意中之事掩折其辭用意在以此

此見所以
上書之意
言當自爲
計也

此言計議
之難

此段引前
事以證之
微示諷諫
之意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
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

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善曰屈平、馮同、屈處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交游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爲之。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可奸，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節固陋之心，

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

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故願大王無

忽，察聽其至。善曰：劉瓛問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臣聞鷲至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鶚也。如淳曰：鷲，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夫全趙之

時，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武力鼎士，袪縣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服虔曰：成，服大盛也。黃服也。臣帶以爲鼎士，舉鼎之士，蓋漢趙王之

不能止幽王之漑患。章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章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擊于

之西也。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章昭曰：徙蜀嚴道。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擊于

韓設諸黃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

不明求衣。臣瓚以爲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應劭曰：天下曰

定文帝遣朱虛侯牟東城齊王壽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齊侯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徒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善灼曰方言梁益之閒所愛歸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晉書法以瑋為諱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

豈非象新垣等哉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與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

復起於漢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

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耳說漢王燒絕棧道也兵不

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水攻則章邯以亡其

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如淳曰荆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康曰言國家不可庶幾得之也願大王

熟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書鄒陽

激昂慷慨
反覆新白
皆以引證
氣激而詞

以引喻作
收漢家之
成力不可
以備侍行
動擊險全
旨俱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

諒別成一
種文法為
論家之所
取於者多
矣

此篇以忠
信字為眼
目首尾照
應中分四
段以證引
才事反證
積氣亦自
也

每引數事
以三四語
總住是戰
國之法
乃大意已
完四語已
申明事下
段見相知

賈日，太子畏之。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善日畏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日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食者千歷也如淳曰太白將軍也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謀願王知其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張晏曰左右不明不致斥王也訊考三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

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諱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和左是武王寤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有足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為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是以箕子陽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善曰史記曰村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計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于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鷓夷之革淨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鷓夷鷓夷槨形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

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識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悅何子之鄰遺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

而存魏。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荷生以為魏累遂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

所報必深
見人主當
以收志士
之用也

此段貴重
士人下段
資重人主
不報忠無
不疑二語

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
為燕尾生，秦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燕王

按劍而怒，食以馱駢。孟康曰：馱，重也。秦雖有馱，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

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
善曰：戰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容身於世，
善曰：世無紹介運之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鄭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甯戚飯
橫社：預曰：比近也。周也。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官於

此段貴重
士人下段
資重人主
不報忠無
不疑二語

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

容身於世，
善曰：世無紹介運之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鄭子說梁王曰：百里奚

甯戚飯
橫社：預曰：比近也。周也。

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此二人豈素官於

此段貴重
士人下段
資重人主
不報忠無
不疑二語

忠信見效
此言人主
不宜偏聽
宜開心見
誠以收忠
信之路也
人主身上
中段用意
歸重人主

每說到辭
便去位為
結處張本
也今張本
一段語意
極聚

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

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信子冉之計，囚墨翟。文子曰子罕也冉首任善曰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

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國語伶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積毀銷骨謂讒議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是以秦用戎人

由余，而霸中國，齊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善曰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強盛史記曰齊桓公卒此子臧王因齊立威王卒于宣王辟強立張委曰子臧越人也此

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

而後可。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驩敵未聞尚善曰傷公位家宰叔流言乃致管叔子商囚蔡叔于鄆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霸不足侔，二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善曰史記曰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田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即位田常爲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割姬者觀其胎產故

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

驪侯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奚齊偃梅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袿也勃鞞字伯楚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天下。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桓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利至今受其賜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善曰商鞅直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種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諸侯畢

種劍而自發。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得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遂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善曰戰國策曰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秦王，竭知謀示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土。善曰於土所求無所愛惜也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

善曰戰國策刀諷謂田單曰，跖之狗或吠堯，非其主也，噉音吠，並同。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

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為加要離，燔妻于揚其灰。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

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蠡木根柢，輪囷離奇，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桓也，蘇林曰柢音而為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情侯

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善曰談或為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窮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善曰伊尹管仲懷龍逢比干

作許多層引喻，如風流急，中不之末，洞之意，照此一律如此而治。

見士難於
明其所持
者如之
明其主
所感者
為之
所感者
上無不
而不至
者死

辯處與首
段相激
布衣之士
吐氣應起

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

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善曰小雅曰開達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

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善曰陶家名模下陶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者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鐵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而不牽乎

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秦國策蘇軾曰舉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善曰戰國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叛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

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善曰漢書管義曰太公望塗遼陽卒見呂尚坐茅而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善曰漢書管義曰太公望塗遼陽卒見呂尚坐茅而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詭諛之

辭，牽於帷牆之制。善曰漢書管義曰言為左右便辭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善曰列士傳曰龜焦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賈難

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已采疏於道子賈難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祗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善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首朝歌者

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

作結

先用人引喻
即極痛切
亦近戰國
先秦不風
妙禮不風
利害可以
心雄主回

力言其危
使人主自
生戒心
於進諫矣

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賁、至、大、育、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

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漢書音義曰：大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塗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孤父以道傳羿，傳逢蒙。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櫛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櫛，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知之曰汜掃，溘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師櫛而後鞭，櫛之威而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漣漣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爲丘墟。

前有利獸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

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

明可危
結處一齊
况在所忽
收住篇法
甚察

只起結意
略見正處
中喻成用
之比奇甚
亦以故不
隱言耳多
不指明其
事而反覆
安危自之
令悟比之
近矣都切
以理喻也

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推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談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舜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舍度也高誘淮南子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舜東郭亥

先是言其危及後乃見以意猶可也今意欲以禍胎全可收住

引喻甚多層始言其大言欲勿危莫如勿也後言當始不危

言欲可以自救欲可以

欲攻田氏子賈曰今于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穉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平馬方駢而驚之擊方絕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矣曰吾已矣其

出不出，問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百舉不陷也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武丁有天下猶反掌也春秋係乾圖曰安於泰山與曰合符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

窮之極樂，善曰弊猶盡也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

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走趣也走音奏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

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善曰莊子漁父曰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逾數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消蜀梁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漢書音義或曰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

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

由抱薪而救火也。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

百中。善曰驢園築薪謂周君曰姜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

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善曰自從也太山之雷，力救切穿石，殫極之統斷幹，善曰統古綆字殫盡也極之統斷幹水非石

則止易危禍福與安

與得善惡

筆筆井非

否則不可

救則未可

正意收用

大故末起

然字應自

然警動

以形勢言
之利害然
如指掌以
當時無以
諸君陳之
大義見積
重之勢如
是者之積

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餘，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贖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也，智曲難。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難為寒，為徑直也。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經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肚交切。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吳，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是復說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卻也。漢書曰：金城郡有榆中縣。南距羌荊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善曰：漢書曰：南夷自僑東北，君長十數。荊，荊楚也。六國，已見李斯書。六國乘信陵之藉，善曰：漢書首義曰：元忌常按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顏師古曰：修，思義以撫戎狄。而

前論未禁是於論勢然此救於未論已於然救於未論已於然救於

南朝羌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李奇曰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善曰此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蚋而銳切齒猶當也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善曰謂誅吳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韋昭曰露隱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貨賦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帶出張云錯互出攻劫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爲巡錯出謂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海陵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圍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吳苑也，章昭曰長洲在吳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也，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爲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善曰言王早還，莫十分之中得半安全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如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黃頭，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饜道，善曰吳築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地理志有魯國及東海郡梁王飾車騎，習

取材於
漢史
未見
生色

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迹晉灼曰齊孝王將聞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張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應劭曰吳地方千里

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齊北皆今日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梁下屯兵方十里晉

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善曰弓高宿左右服虔曰弓高侯韓顯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

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齊州廢陸舍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擊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考異鄒曰桓公殺賢吏民含涕流涕叩心庶女

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昔天雷電下擊景公遂墮海水大出許慎曰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下官

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齊之屬通置樂毅燕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揚雄見屈原作離騷悲其

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曰德其交接有一會而分定故曰文讀之流涕也

不易之行 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風原信而見疑忠而被

左氏傳曰義士猶或死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

知之。馬遷曰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卒從東觀又曰願王

加憐察少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纒麻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形

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淮南子曰古之人向氣子

之生師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漢書帝賜殿

承明之殿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向學鄭寬何常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詩序曰側身修行班婕妤

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史記曰孟嘗君

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欲使人掘暗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備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狝者曰巨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殿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

關開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如食頃追至關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草大王惠以恩

光，願以顏色，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戲軻拾瓦投擲太子令人奉盤金轉用坭坭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但臂痛耳史記趙靈

太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猶為報讎也豫讓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

國士遇我我常結欲纓伏劍，少謝萬一，左氏傳曰衛太子追孔惲於弔強賊之子路曰太子元勇者德澤必舍孔叔

故國士報之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繁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

而死又曰管侯殺里充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對曰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莊子曰魯瑯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剖心摩踵以報所天。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
兼受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左
氏傳載尹克黃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固陋之愚也迹墜昭憲身恨

幽園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園執園固當爲諫始履影弔心酸鼻痛骨。詩曰嶺嶺道中心弔兮高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太子丹謂魏武曰今秦王反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下官聞

虧名爲辱虧形次之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答蘇武書曰每加以涉

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身非

木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李

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險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下和乃拘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

燕丹子夏扶曰士元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下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論衡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故長安語曰蕭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

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俱啓丹册並圖青史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丹書之信重以白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左氏傳曰叔向詰于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燕爭之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遠則直生取

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范曄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論臨曰聞卿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侯詠諸呂囚於請室又曰

為吏等婦公不過從兒飯擊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

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不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史記曰秦使白起圍邯鄲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

而僕又事以獄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司馬遷書曰如僕向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

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謂終不肯受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楚狂接輿已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

亦良可知也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更名姓隱見

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銷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莊子曰錯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何以見齊魯奇

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左氏傳于方曰事子我而有私其怪何以見管仲之士漢書王先主謂鄒陽曰今子欲安

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尚書曰放勳欽明管子青雲浮雒淮南子曰秦之

中侯曰成王觀子洛河沈璧禮學王退侯至于日味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衛玄甲之闕吐之而去西泊臨洮切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

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瀛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洮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揚

數靈賦曰文王之始起浸仁漸義會賢智備論語摘輔像曰帝季握絜景飲醴雲英為歷宋均曰絜景謂景星所相也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閹士教

城一物之微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此思憂則憂可知矣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

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徙稱元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

靈公出岐有五丈夫來驚歎斷其趾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同穴公

令厚葬之乃恩及白晝哉免曰景公敗於楛丘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趙巢亭為亭長
與姦所殺及婦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刺吏周館行部宿蒼梧姦姦罪奏之殺遂列異傳曰鶴奔亭
不任肝膽之切，
敬因執事以聞。

啓

■奉答勅示七夕詩啓任昉集詔曰聊為七夕詩五韻殊未近詠
歛卿進訥於言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帶功
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

託情風什，希世罕工。毛詩題曰關雎之什登靈
光殿賦曰逸希世而特出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四世漢武帝也三祖
謂魏武文明也魏志

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
可以解吾民之愷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王肅

豈其多幸，親逢日暮。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莊子曰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臣早奉龍潛，與

賈馬而入室，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
門用賈誼升堂相如入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答賓嚴曰泥
蟻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左氏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
君論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取求不

疵，表於辯才之戲。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汝汝
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委詭集有辯才論謹輒牽牽庸陋，式謝天獎，拙

速雖効，豈鄙已彰。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牒曰：雖鄙益著，固續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賁露豈鄙。臨啓慚惡，女六罔識所真，謹啓。

為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遠太守。卒，濟陰下錄曰：卞字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日六軍敗，始登樂馬。

被甲赴賊，二子診肝見父去，疏從俱為賊所害。贈待中開府諡忠貞。公診音真，忍切肝休于切。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秦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

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違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

塞。廣雅曰：塞，寶易也。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論曰：瘞門間以琴見，孟管君曰：臣切悲于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

兄牧豎，鄰鬪而欲其上也。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詩曰：感慨以長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効於方今。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發，義說死。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

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謂之餘烈論。語子曰：問任有言曰：陳刀就列不能者止。但

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義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墮五十步

樵探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

劉楨梁典曰：防為尚書，殿中郎父重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屨于墓禮側，齊明作相乃起為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防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靈啓
泣血待旦

臣悼心失圖毛詩曰晨思
泣血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鑄造，

鑄鳥賦曰品庶每生倉額
鑄曰鑄炭鑄所以鑄鐵也

干祿祈榮，更爲自拔。

論語曰
子張學

干祿

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言已之所陳但正虧教而
廢禮豈敢關自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言事追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啓
公羊傳曰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防往從末宦，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
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也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
命士曰

上父子皆異官味爽而朝卷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
之也又曰凡爲人之禮冬溫而夏清皆定而晨昏

膝下之懼，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
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繼之過隙然

而逐逐之
則是无窮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棟槐見几筵
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何

晨暮寂寥，闐切

苦覓若無主，

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屬禮曰寢祭類曰爵以酒祭地也爵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祭神如神在

晨暮寂寥，闐切

也喪服傳曰

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遺帶母
妻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无主

所守既無別理，窮豈咽及多喻？

呂安答嵇康論曰易
了之理不在多喻

明公功格

區宇，感通有塗，

尙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
曰區宇父寧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霽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
然下雨

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
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无心得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
曠永錫爾類

任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彈事

奏彈曹景宗

任彥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訪為吏部郎遷中丞

陛下濟動
摩事能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屣步無卻。司馬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卻也有前尺無卻一寸杜預左氏傳注曰古名謀軍為綏顧望避敵，逗擄奴敬切有刑。漢書曰廷尉毛恢逗擄當斬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擄願望也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為將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母敬之吾已決矣

母曰王綏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魏主著令，抵罪已輕。魏志太祖令曰自命將征行但徵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諸侯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刑者免官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敗子為戮呂氏春秋曰長有逆天之道者罪死家戮也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暫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獯獫謂後魏也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珽改稱魏王左氏傳曰北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重懼其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鑿王帥又曰薄伐玁狁於于太原晉起居注曰檀道濟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尙書曰海岱及淮淮徐州左氏傳曰齊侯來獻捷捷尙書曰濟河淮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東關無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吳歷曰諸葛恪作東關魏軍距之格令丁泰等兵便亂砍途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擊鄒鄂吳志曰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伯向塗中伏誣北征詔曰金城西折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日有千金

而司懸部隔，斜臨寇境。沈約宋書曰宋世分鄆州為司州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陵弊邑

特慈衆意 故司州刺史蔡道恭，行城數日不能起關，戰鼓聲憤，既而卒，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者，入秋霖

兩洪對一使城頓壯士猶戰不降友
城陷捶其餘衆求其屍卒不能得
率厲義勇奮不顧命潘安仁併馬督諫曰率厲有方全城守死自冬徂

秋潘安仁併馬督諫大將軍疏曰臨危奮節保衞金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猶有轉戰無窮亟摧醜虜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延

則稜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漢書曰武帝遣驃騎都尉李陵將兵五千入居延北與單于戰

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隙之旬奴復來攻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取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擊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聽有飛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掘水示虜虜以為神明引去也

若使郢部救兵徽接聲援鄒陽上書曰臣恐救兵之不專矣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詔曰卿介子斬

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實由郢州刺

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漢書曰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故使蝟結蟻聚水草有依

日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謂毛而起吳志曰錢唐大帥神方復按甲盤桓魏志曰司馬文王征諸葛誕六

不進也李斯上書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歇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屯謂韓信

為害故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餽劉瓛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

日威也魏志曰宣城王以冠軍將軍詔荆郢發兵往援言景宗為都督及荆州援軍至三關頭兵不進開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暴緣邊吉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

司矣劉瓛景宗聞之輒去州伏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之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蓋數進取如淳

日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魯疆場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不有

陳琳檄豫州曰傷夷折軔駭折挫也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御以誅賞毛長詩傳曰黃置也主謂為主首也

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

當下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

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指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上先封蕭何為鄼侯功

殺者狗也，而發踪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如蕭何發踪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貴茂通侯，榮高列

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應劭曰通侯者言其功德過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列侯見序列也方音曰列班列也負檐裁施，鐘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扁辭曰鴉於負檐君之惠也

又曰宋左師每食擊鐘家語曰于路南遊楚列鼎而食廣雅曰列陳也。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啟寡人和諸戎狄也自頂至踵，

功歸造化。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遊遊也潤草塗原，豈獲自己？喻巴蜀曰肝膽塗中原晉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且道

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詛曰睥其目矐其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

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滸又曰有靦面目視人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

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實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魏武置法，案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

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遠敵者負敗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伏惟聖武英挺，略

不世出。漢書顏通說韓信曰功無二於天下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材敵制勝威謀靡仇奉而行之，實弘廟算。西征賦曰彼賦

衆其焉用敬制於勝廟算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算多也惟此庸固，理絕言提。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實庸固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繼逸西都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折馬齋誄曰聖朝西顧關右震惶職記曰書同文車同軌愍彼司氓，致辱非

所。齊起居注曰大同馬表曰園陵等於非所早朝永嘆，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侯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切胡詩結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東觀漢記曰馬

援事寡嫂雖在園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敬睦九族齊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也汜音凡毓音育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厲節班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千載美談，斯為稱首。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臣昉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伯又奪寅息逸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逸。寅第二庶息帥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

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攔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遂，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遂。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遂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

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卽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遂，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遂，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遂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尙議，整若誦略兄子遂，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絀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卽主。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

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閩關茸，名教所絕。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

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弟爲，侯帶風原曰：關茸，尊顯諛說得志，有誤體樂處曰名教，中有樂地何爲乃爾。

稔，親舊側目。左氏傳莒曰毛得必亡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惡積與桀同誅漢書都侯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

諸母不激裳包，或論語注曰肆極意敢言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毛萇曰莠醜也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謂打邊也謝承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管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

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晉豎叟有子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曰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者不飽

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老妻名著聞太守連召伯名臣稱曰迹滂必偽

向秀曰深心託毫素矣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昔人睦親，衣無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之行衣无常主已見上文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黃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總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慚實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厨五鼎外儲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賈不逢故人

契鍾庾，而檐切帷交質。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媪武負賈酒兩家常折券葉置左氏傳晏子曰釜十則鍾杜預曰六斛四斗也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斛為庾詩曰漸東帷袋毛萇曰帷袋婦人車飾鄭玄曰帷

不容，紳冕所共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所除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

車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叻

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王禕中丞婿
致簡可見
當時之族
不如此嚴
如天之嚴
大事猶有
重於此者
否也

奏彈王源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

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氏傳曰齊欲以文姜嫁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衛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張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向辭不肯當班固不疑述曰不疑窮

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仇合之義升降厥隆誠非一揆。禮記曰婚禮者將合二姓

秦晉有匹涇渭無舛。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孫與焉秦區洸盥既而擗

教離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范曄後漢書蓋謂奏訊曰宋光衣冠子孫實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

姻自宋氏失御禮。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

明目腴顏曾無愧畏。丁德耀漢志賦曰苟神祇之我昭永明目而無怍孔

藥卻之家前徽未遠。左氏傳叔向曰鑿鄒胥原降在

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九十其儀毛萇

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稱室也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卓氏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卑又曰與臣談

結篇國語曰越王句踐行成於吳曰一分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

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無求生以善仁也

自宸歷御寓，弘

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於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陛下所以負辰

切於紀 興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戾南面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又

天憲，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今權臣口含天憲 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字文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

臣實儒品，謬掌

徑遂大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 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杜風不可羶晏子春秋景公問晏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老夫

父母墓已壞削買洋國語

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瘴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

源雖人品庸陋，胃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檀道鸞晉書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鄰人為

源

牧也王之三公亦八命也 祖少卿，內侍帷幄，父濬，升采儲闈，亦居清顯。尚書曰堯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也何法

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應劭漢書注曰通侯也 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

源

視 玷辱流輩，莫斯為甚！孝經鉤命訣曰名 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辯問，嗣

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胃。魏志滿龍字伯翳景初二年為太尉燕子厚嗣

源

州語曰魯 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對策 王源見告窮盡，即素璋之簿閱，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

源

漢書朱博曰王卿憂公卿問諸府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

源

源

音義曰明其等曰閱積功曰閱也 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吳均齊春秋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源

寶早有令書精歷侍中吳郡太守

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

娶妻及納徵皆曰聘

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

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朝往在江東故曰東晉

其爲虛託不言自願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漢書音義曰連親禮也尙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

潘楊之睦有異於此潘岳楊仲武誄曰潘楊之睦有自來矣曹子

次以之蜀志諸葛亮表李平曰臣知平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利也老

貌異人者心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貌以彼行媒同之抱布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氓

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猶不雜聞之前典左氏傳曰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諫有曰

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宋齊之美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衡雖自己作陸雲答兄書曰高祖蔑辱親於事爲甚說文機輕易也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門降衛修庭棟蓬

豈有六卿之冑納女與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鄭玄曰管管鑿者也

世塵家，將被比屋。尚書大傳曰：周民可北屋而封。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媿之黨，革心於來日。賈子曰：宋昭公革心易行。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言禁止其視事之法，當如故事也。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答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諱季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以才捷爽，舉乘意，投修數與修書，修答牋後，曹公以修前後漏泄言，致交關，請侯乃收殺之。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毛萇詩傳曰：彌，終也。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

辱嘉命，蔚矣其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說文曰：誦，讀也。若仲宣之擅漢表，

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仲宣投劉表，冀流楚漢，故云。漢表，孔璋時居汝穎，汝穎太郡，食邑故云。魏也。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仲宣投劉表，冀流楚漢，故云。漢表，孔璋時居汝穎，汝穎太郡，食邑故云。魏也。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尚書曰：樹之百自周章於省覽，何

皇高視哉？家語曰：孔子出乎四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下足高視於上京也。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武

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王名也。且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毛詩曰：宣昭義問，又曰：人之秉彝，好是懿

願亦書也 上之詞下達也 其詞與來 觀與針來 法與針來 先相來書 知有次序 處有化輕 重有俱安 頤之法臨 頤之法臨

彈響爲此此此
一好讀不實實
段人詞爾實子
談便如建

答于雲壯
夫不爲之

文章功業
厚不相仿
此段爲文
對人生正建

德簡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義書桓譚曰：君子之

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

此乎？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書

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修之仰望，殆如

此矣。是以對鵷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爲鵷鳥賦，亦命修爲之，而修辭義植見西施之容，歸

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曰刊削也。

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

固所以殊絕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與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市懸置千金以延示衆士，而莫能有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

變易者，乃其事約體具而言微也。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揚雄猶稱壯夫不爲揚子法言，或問吾子少

而忘。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譽邪，毛詩序曰：七月間公道變陳王業之艱難，然無詩仲山君侯忘聖賢

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若乃不忘經國之大

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銘功景鍾，書名竹帛。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

之賦小道
說也

以贈之
主殊非
忠補過
義但其
自美隨
耳

指出本
形容入
從自然
致下形
容盡

更進一
全在點
綴

孫評文選 卷四

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章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

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矇奏工

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漸特惠子之知我也修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

季緒瑣瑣，何足以云？曹植書曰劉季緒好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

反答造次，不能宣備，

修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

繁休伯 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尉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笛同音欽牋還與余而盛歎之難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

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子車子鉅商從鱗

能喉嚨引聲，與笛同音，白上呈果

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

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

聲悲舊筳，曲美常均。

樂汗圖徵曰聖人在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長八尺

施絃也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恒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

喉所發

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變入節自。初尋呈試，中間二句，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

一段總論
入格然爾
宜以思而
豈與朝之
氣象乎

井帶自己
作收

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左氏傳解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暨及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枉。說文曰枉衣袴也背山臨谿，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泣泣殞涕，悲懷慷慨。自左願史，嬖姐名倡。魏志文帝令杜襲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願與嬖姐音同也其史嬖蓋亦當時之樂人嬖類曰嬖奴紺切說文曰嬖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是以因賤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懼，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宴喜之樂，蓋亦無量。詩曰吉甫宴喜欽死罪死罪

答東阿王牋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魏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呂氏春秋曰趙孟之遊於園中，至於梁馬，御不肯進，青萍為麥，乘青萍進，視下孫讓卻，擬伴為死人吐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于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

臣之道如我者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操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青萍砥礪於鋒鏘庖丁剖犧於用

刀越絕書曰楚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

斷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撥屢曾不如兩錢之錐今于持檝乘扁舟于所能也者試與于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于之

衆蒙然無異於未視猶也又曰淳于髡三稱鄉忌三知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

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鷺馬可得齊足

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

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豈鄙益著

吟頌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椞而藏諸吟詠謂詠吟歌誦琳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

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過旣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

武帝曰

行私出張委曰騎出入市里
若殺賊之所為故曰微行

置酒樂飲賦詩稱壽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

自謂可終始相保

並聘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

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為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部賦序曰雍容指揚漢

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曰

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用後淮南王朝賡讀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為盛若東方朔枚舉之徒不能持論

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見用後淮南王朝賡讀助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

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為務則徐生庶幾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時

雅曰尚庶幾也而今各逝已為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魏文書曰後生伏惟所天

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國尚書傳曰微妙也摘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答實賦曰摘藻

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此眾議所以歸高遠

近所以同聲周易曰同聲相應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

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時邁齒戴，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齒，老杜預曰：七十曰耆也。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樓樓！尚書曰：樓，樓謹敬也。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遼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耀靈匿景，繼以華燈。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潛匿。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

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史記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

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晉每事承前無所改，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漢書有恆山郡，張晏曰：恆山在然觀地形，察土宜，

西帶常山，連岡乎代，漢書有恆山郡，張晏曰：恆山在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

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盡逐趙趙相，高帝即上不禮其王，陰謀重以泝水，漸漬疆宇，漢書恆山郡元氏縣有泝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

俯仰與國一處在中間，越然亦化，從此變化而出。敘事起人，追謝之情，所蒞之地，地形一段，東西南北，妙在不放，狀古勝，自然入勝。

切爲今者
言後段隱然
不樂在外
之意引古
言之極意
藉之致意
隱然見意

入黃河
派音脂
喟然嘆息
思淮陰之奇譎
亮成安之失策
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逐斬陳餘逐水上奇譎詭拔趙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也
南望邯鄲
想廉藺之風
廉藺兩相如趙國之賢將也故想其風邯鄲趙所都也
東接鉅鹿
存李齊之流
漢書文帝問時唐曰吾居代馮

吾向食監高格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都人士女
服習禮教
西都賦曰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皆懷慷慨之節
包左車
之計
韓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邯鄲韓信謀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成安君不聽也
而質闌弱
無以莅之
毛詩傳曰茲臨也

若乃邁德種恩
樹之風聲
德風聲已見上
使農夫逸豫於疆畔
女工吟詠於機杼
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鄧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詠性情
至於奉遵科教
班揚明令
爾雅曰下

無威福之吏
邑無豪俠之傑
尙書曰臣無作福作威
賦事行刑
資於故實
國語樊穆仲曰當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
抑亦

懷懷有庶幾之心
孔安國尙書傳曰懷懷危懼貌
往者嚴助
釋承明之權
受會稽之位
壽王去侍從之
娛
統東郡之任
其後皆克復舊職
追尋前軌
今獨不然
不亦異乎
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

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若欲承明之權出爲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
詔許因留侍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得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
張敞在外
自謂無奇
陳
咸憤積
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敞遠守劇郡取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彼
豈虛談夸論
狂耀世俗
哉斯實薄郡守之榮
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
先後不買

爾雅曰
質易也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
聊以當觀
不敢多云
質死罪死罪

為鄭沖勸晉王賤

阮嗣宗咸榮結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榮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籍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阮公亦為
此耶許以
以相文也
之相文也
立於許巧
實處是觀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

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說苑鄭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衛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伊尹也周公

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還漢之水呂尚於歷史詔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交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於齊營

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鑒晉書書紀曰天

景紀曰天子策上為相國毛詩曰世有哲王尚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

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王

東誅叛

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大破之諸虜震服漢北地郡有靈州縣金城郡有榆中縣李陵書曰邊聽之巨

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之。三越王隱晉書文紀

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關四面並攻項與西關斬送誕首魏志曰誕聞城自守遣小子觀至吳請殺吳遣唐香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香王祚皆降吳兵為眾器仗軍實山種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闔閭吳王也以此孫權爾雅曰懾懼也郭璞曰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南越及南越國越也

宇內康寧，苛慝不作。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寧左氏傳言叔向曰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居陳秦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是以殊俗畏威

東夷獻舞。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

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傳楚子曰軍志云允當即歸元功盛勳，

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

除吳會。國語曰齊致大成定三幸禮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西塞江源，望祀岷山。漢書曰江水起蜀秦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漢書曰秦并天下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長楊賦曰迴戈柳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完魏東馳今以靡為弭誤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國語

今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

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之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

體，敢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孫評文選 卷四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朓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勸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

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左氏傳曰潢汙行毒之水 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班固王命論曰驚蹇

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皋壤

岐路西東或以歎喅 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 况迺

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鄭玄儀禮注曰 邈若墜雨翩似秋蒂 潘岳楊

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鄭玄論語注曰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

納 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 褒采一介抽揚小善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太公曰好用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 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書曰隋王子隆為東中郎

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都湯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 榮立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發於湯谷 撫臆論報早誓肌

府庭恩加顏色 長者賜顏色 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莊子曰過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運則將從於南溟可

骨 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 躬表曰抱靈歸審刻肌刻骨

一往韶秀 全是詩心 參見古人 足見古不 情說之 薄分四段 略也 次追前情 中述去意 未訂後期 詞意俱好

追敘盛王 府中

曹將去也
離合之情
俱見親切
絕妙之文
詩人之情
自是駢語
全有駢語
而猶有生
體此大明
也自休文
聲律盛行
而四六體
一遂至徐
庾後會之
期後會之
結得沉著

魚為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

豈有升斗之水而涸我哉

華潘房王府舊屬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華門圭寶之人皆隄其上

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

清切藩房寂寥舊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謔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問之將子

無死尙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願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

去德滋永思

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

唯待青江可望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

候歸艤

於春渚翼王入朝而已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滄輝舟名也

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蒼薪而失簪哭甚哀

如其簪履或存裋席無改賈子曰楚昭王亡其籬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

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韓時外傳

簡王曰夫春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

捐之咎犯聞之曰席釋所臥也而君穿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

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覽涕而好胎又曰涕橫集

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任大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任大馬之誠

到大司馬記室牋

任彥昇劉瓛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助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策，劉歆甘泉賦曰擇吉日之令辰德顯功高，

孫評文選 卷四

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冊曰剖符封侯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 含生之倫，曹植對酒行曰含生蒙澤草木茂延左氏傳子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 庇身有地。

况叻受教君子，將二十年，魏文帝令曰况吾託士人 咳，切苦改 爲恩，切苦結 眄睐成飾，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幸聞咳唾之昔古

詩曰賜味以適意 小人懷惠，願知死所。論語子曰小人懷惠左氏傳其友 昔承嘉宴，屬有緒言，切苦結 提挈

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梁史曰始高祖遇叻於竟陵王西邸從容謂叻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

昔言也莊子孔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漢書斯養卒曰兩人左提右挈滅燕易矣詩曰善戲謔 雖情謬先覺，而

迹淪驕餌，知梁武之必貴爲謬先覺也猶仕齊邦是淪驕餌也論語子曰抑亦先覺 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

相賀。淮南子曰湯沐具而禮益相弔 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將使伊周奉

轡，桓文扶轂，上林賦曰孫叔奉轡羽獵 神功無紀，作物何稱？言聖德幽玄同夫二者既無功而可紀亦何名而可稱莊子曰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司馬彪曰神人無功

官修自然不立功也聖人無名不立名也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府朝初建，俊賢翹首，阮籍奏記曰羣英翹首俊賢抗足 惟此魚目，唐突瓊璠。

魚目似珠與璠瓊玉也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罅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瓊璠斂孔融汝穎優劣論陳羣曰頗有兼善唐突人參也 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

逢，再造難答。東觀漢記太史官曰狀况千載而一遇者也易曰天造草昧言王者之恩同於上帝故云再造也 雖則殞越，且知非報，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損

好也 不勝荷戴屏營之情，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謹詣廳奉白牋謝聞，叻死罪死罪。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任彥昇

何之元梁與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性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也劉縯梁與曰帝詔授公孫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蒙等勸進公猶讓讓未之許蒙等又廣進佐助之餘也帝謂寶獻也史記曰司馬遷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方言曰蘊學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蘊同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顯

顯，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維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搢搢於紳紳大帶薛君稱詩章句曰萬人顯顯仰天告懇論語子曰丘未達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

致，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魯人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

節，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夫貞節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齊攸勳進曰信匹夫綱行攸等所大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子

曰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且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周禮曰王行先乘石鄭司農曰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為讓，尚書中候曰王即田雖水時至曰切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子斯向立鑿名答曰望約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攬爾維鈞報在齊宋均曰建理也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德在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趨綸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加以

朱方之役，荆河是依，劉瓛梁與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軍將軍嶽慧景反破左與乘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遂尚書令左氏傳曰冬吳伐楚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曰振雖累繭救宋，

重臆存楚，說文曰臆黑敬也古與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般服請見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臆也淮南子曰包胥累臆重臆七日七夜

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秦王乃發軍擊吳吳大破之以存楚國既竹尼切

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鐘，功疑不賞，呂氏春秋曰范氏亡有得其鐘

孫評文選 卷四

者欲運而走則大鐘不可負以推毀之鐘悅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遠掩其耳惡左氏傳晉大夫謂聞其過亦由以也漢書蕭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蓋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秦伯曰君履后土

而戴皇天是以玉馬駁犛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劉瓚梁典曰東晉荒淫歸政關豎尚書令

女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玉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騭曰庚子之且金版剝書出地庭劉瓚梁典曰東晉荒淫歸政關豎尚書令

中曰臣族虐王禽宋均曰謂殺關龍之後庚子且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王虐殺我必見食也明公據鞍輟哭厲

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瓚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蕭穎胄建牙陳伐吳志曰孫策亡權悲感

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頃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諸遇害上獨居不御故能使海若登祇

馨圖效祉俞兄者長尺人物具焉靈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爾雅曰馨盡也山戎孤竹東馬景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東都賦曰天官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甲其

亂無動於行晉侯曰君務靖匪叨天功實勤濡足左氏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食天功以為己力韓詩外傳曰申徒狄非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道風素論坐鎮雅俗王隱晉

表曰李衡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采同日也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易曰吉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驅盡誅之

孫韓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分流雅鄭異調不習孫吳遘茲神武易曰吉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驅盡誅之

氓濟必封之俗史記周公曰後嗣王封其民皆可諫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龜玉不毀誰之功

歟論語曰季氏將伐顛冉有季路見於孔子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謝承後漢書王暢誅劉表曰蒞伯

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周易曰通其不任慳款悉心重謁論語注曰慳慳誠伏願時膺典冊

式副民望。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奏記

詣蔣公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開籍有才尚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詔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戮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籍贊之際天下多故遂辭飲為籍籍辭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說得決然
漢然却有
身分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位向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泰階六符經曰中臺羣英翹首俊賢抗足易通卦驗曰萬人開鷄鳴皆翹首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名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助漢書注曰走麋也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管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

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也如今卒持箠也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

之皆郊迎而擁篲鄒子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就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漢書武帝制曰

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臬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守文之君當塗

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
翼戴其世主者甚衆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強，
命有貧窮之憂不能造朝，列于日非足力之所及也。
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書

答蘇武書

李少卿

此文氣清揚，假託無礙，佳耳。思則傷人，口為人所擬，作亦舒借，憤激也。首段總起，中分兩段，一願以見漢，一願以見陵，而陵之見漢，故難語。收之結語，完密。涼語九月，人

子卿足下：秦皇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魯公二十三年，孤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還答，慰誨勸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參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

因，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賜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古豆切，毳川芮切，幘，以禦風

雨，糲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糲，臂衣也。漢書董君蘇續傳：糲注曰：糲形如射鞬，以糲左舉目言笑，誰與為

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云：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虞毛詩曰：駟駒牧馬。吟嘯成羣，邊

讀餘點微
入妙字頓住
一段

此一殿為
辦之也
此段以原
前事所以
負恩非得
已也亦得
以史公全
書中語脫

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

身負國恩，為世所悲。
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

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奔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廢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

然忘生。陵不難刺。
切七亦 心以自明，勿。
切七初 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
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

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擁臂下車衆皆悅之 左右之人，見陵如

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支音 令人悲增忉怛耳。
爾雅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 嗟乎

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
忽七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

卒五千，
武帝也 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

而襄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外，入

強胡之域。
漢書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巨瓊按流俗語曰天漢其音當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

羈之馬。
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旗，迫奔逐北。
史記曰斬將奪旗之士巨瓊按拔取曰奪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

化言之

每用然猶
作勢轉下
敗亡之餘
說得如此
筆端之妙
也

引證得有
身分

微辨不
舍吐何
之語正
漢語孤
所以心
所陵之
願之

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塵，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戲，戲勝也。此是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

國與師，劉兆毅梁注曰：舉，舉也。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去而

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痛決命爭首。漢書曰：陵與單

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數，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

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无復甲冑。爭為

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唾嚔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

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侯，被校尉管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隙戰，關于山，漢軍敗，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

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諍計，始得免。毛詩曰：齊于歸，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

注曰：僅，纒也。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為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

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賜醢，然南馳故且風以求伸。

而不悔者
也
徵露本意

接入本意

此一險為
孤負險心
中明之

此段專明
漢不自證
而引他人
以證之
言之前已
曰漢之待
此人如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即將上
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琴操曰重耳將自殺于
曰申生處死于復國之

不殉會稽之恥曹沫

亡貝

不死三敗之辱卒

切子律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救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
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魯將與
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使魯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境壞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區區之

心切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陔敗軍于
為兵以備漢於是陵家母弟妻子皆伏

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
切直道

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醜
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穿北顧令民得入
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噲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軍謀成武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

擊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
處蜀道著者衣行至鄧遂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諸將至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也
竈錯受戮周魏見

辜竈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相國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
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治之又曰竈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
婦不敬遂
譏嬰弄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
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
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實誼已見鷓鴣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
諸廷尉黃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

又一層

更切一層
撤引臣功
將一層
一引先
一及子卿
一併及子卿
一步案一

讓入妨功
害能語
令人傷心
所以每顯
而所以每顯

孫評文選 卷四

一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專沐也

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寧耶報功也

意劉身絕域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

元符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追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願居前大將軍不聽青怒引兵出東道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

陛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道又迷失道

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刺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頭為剄好勇切侯

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漢書曰漢遣

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籍王長水處當反匈奴放中當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緣

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屬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

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氣絕

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老母終堂生妻

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

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將封諸侯各取方土其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年

石賜錢二百萬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

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

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

孤恩負德 二意雙收 全兒怨漢 一男收似 痛收類語 郭生類語 結語上見 生色

以決絕長語 結文子長 爲家史以 外此傳者 惟此言而 沉采頓然 定非小能 所非家仿

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 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也而主豈復能眷

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

弄其文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在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

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任立政

大將軍霍光 勅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避及君之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

老子曰聖 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稱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爲衛將軍後爲益州刺史

太史公作馬走太史公通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爲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

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禮記曰備有推賢而進意氣勸勸懇懇勸勸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

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舉動必爲人所尤過也欲益反

口太史公以而少卿進士以之平發存相之左矣故借以平表著書之由志然推之請而明之既此一歸之重立名以歸之者書以歸之實一生之公事

損，是以獨鬱悒而與誰語？鬱悒不舒也楚辭曰獨鬱悒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

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魏魏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終身不復鼓琴以終身不復鼓琴者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說之及趙襄子殺為世無賞音者

吾其報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和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

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房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恕以度己也僕又薄從上，雍

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道也道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在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

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

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

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憐者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

莫大於宮刑。醜也先謂祖也詬音拈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訕火通切禮記儀行曰室常以儻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辱此二書其詞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

莫大於宮刑。曰室常以儻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辱此二書其詞頗同

一精大意 首段冒書 總段原書 次段以意 句為身綱 而歸於立 名中取見 愛之與恥 辱之與恥 中說來句 此段正士 推說下乃 就於歷刑 平以五言 原於生者 持言者者 以言者者 中言者者 愛言者者 取言者者 以下與義 後取與義

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趙良曰：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耶。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執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百

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壁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

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蘇林曰：趙談也。與漢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

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

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

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

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

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

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闕茸，穢賤也。茸，

揖訓語以為闕茸也。呂忱字林曰：闕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

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

見段以著
末立名總
書一收之
局一為全

推重李陵
以爲自陵
身分見已
於五者本
不之受禍
怨以爲本

不顯言材實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
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問密也事
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

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來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肯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

於主上毛詩曰說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

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慤慤之餘權然僕觀其

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

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爲士夫

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可馬子反在此今舉

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爲媒謂適合會之舉謂生其罪惡也僕誠私心

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庭與單于

垂餌音音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既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索帶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北地高故曰仰

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實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

五人言也
亦一照應
眼目一篇
泛論受辱
之故辱下

此段極言
能引決者
有所為也
通出者書
立名歸到
之歷言恥
辱之感

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事行豈不
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古曰：隕，墜也。而僕又侮之蠶室，如淳曰：侮，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謂本作連字。

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於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國人為優，杜預曰：併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蝨之微者，故以自喻。而世俗又不

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

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燕丹子刺軻謂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世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謂辭言辭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謂敬令。其次易服受辱，易服謂羞結衣。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箠以杖擊也。箠與箠同，以之管人同。其次榜也，謂肉

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腐刑，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

刑別傳武帝問曰：利不上大夫，何謂曰利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箠之中，搖尾

大發正刑
而夫下以
身中於此
精最考積
段最考積
神最考積
瀆所謂積
一於此思
出於此思

以證己之
受辱為不
不得已也
前成大段
結後呼段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享也。為整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輪則留焉。尚書曰：杜乃獲，故乃非言。厥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

削木為吏，議不可處，定計於鮮也。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

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于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

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幸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巨驀自上食禮甚卑，有干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

皇帝甚恭，暴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貫高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道

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誅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與詣

屬為之王，不知也。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囚已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而桎歷助

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破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

首拱極。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破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

之栗切。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破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

總上文諸
人一路
才起已大
文勢極大
交而引氣
不致能引
千鈞之重
引勢垂自
已滿到自
隱語極活
力爲一著
筋脈所在
此意歸重
應前點出

孫評文選 卷四

家僅數十人之魯朱家實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灌夫字仲
臣各爲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言上乃赦布召見謝拜即申灌夫受辱於居室。夫字仲
灌夫陰人也爲太僕時坐與衛尉尉卿飲輕重不得徒爲燕相及嬰失勢兩人相爲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灌有服夫曰將軍迺背幸臨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具將軍且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且自候何至日
中蚡不來夫不澤夫乃自往迎之蚡尙臥驚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爲陳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爲
秦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騰夫怒乃噉言曰將軍黃人也學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
無所發怒乃罵蚡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効兒女曹咕囁耳語蚡謂夫曰今案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
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騰騎縛夫童傳舍長史曰
今日君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爲保官今守官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

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 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

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

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 今僕

不幸早失無父母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

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殺耳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 僕雖怯懦，欲

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縲墨索也 經繫也所以拘罪人也 且夫臧獲婢

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爲奴隸章昭曰若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刑楊海岱准齊之聞馬奴曰獲齊之北燕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聞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況僕

引名著書
實皆從續
妙證據

大史公一
生事策原

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

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倜儻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紂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曰：紂侯爵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

於帝紂乃西伯於美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馮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美音酉，蓋韻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馬，博學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

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贖脚，兵法修列，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消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張，乃陰使人召龐涓，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誅其兩足，而聽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威於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竄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願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轅重中，主為計謀。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

魏有信陵君，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前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賢者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

待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富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

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蜀，飲燭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厭直

王見孤憤五蓋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遊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嫉

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非諸侯，非韓非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

詩三百篇，大底聖賢發憤之所為也。切焉

不在文章但
尋耳故尋
言之而歸
於書而立
名者曰立
極一者行
極正於此
傳耳於此

難言故爲
誰語而俗
自也難言
也難言故
難言故爲
誰語而俗
自也難言
也難言故

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
數也爾雅曰底致也郭璞曰音惜
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在前行
事思令將來人

見也空文謂文章
也自見已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
之志。

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
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

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
已同志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

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
君子惡居下流而誦上者也僕以口

語遇此禍，重爲鄉黨所笑，以汗烏臥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丘墓乎？雖累百

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魯哀公
問仲尼曰衛

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纒子曰吾聞之於政
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纒子曰吾聞之於政
也知善不行者謂之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

激昂概似
子長憤懣
胸中不礙
不為其不
所以鳴其
亦正坐
此治產有
稱譽意尤
多憤辭酒
得在尤
後力在
慨段後
淋滿熱
一

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辭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亡失爵位，遂即歸家，閉居自治產業。把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

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寶。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也。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懇勸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摠領從官，歷幼曰舊曰徹侯。漢武帝諱啟為通音。其功德逾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

首言報章 追敘盛時 原彼廢之 由盛衰升沈 盡此一段 頌法處俱 頌法處俱 頌法處俱 頌法處俱 頌法處俱

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懷安，位不讓厚。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臧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知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在也。

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部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獲，得保首領，以沒于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力一心。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不意當復用此為讖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既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禧，祀周曰大蜡，故改爲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壤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零落在野，喻已見放逐也。其曲而不直言，言朝臣皆諛諛也。臣瑗案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

答治產之
符書意
前答治產
此兼答稱
譽不能無
廢之歎
也
餘意作結
韻音韻
自然饒有
風致

糴賤販貴，遂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汗切辱之處，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為衆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薛日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今我親行我親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于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若皆師之。稟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隨安貪鄙之俗而移入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

與魏太祖廣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季章，魯南鄉人。書郡漢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棄有名，鎮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

權所害于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孫評文選 卷四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選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妄。傳載詩曰：往年如流，逝茲暇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

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歲過，子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那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

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良對鄭王于伯，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皆於寡君，漢書：嚴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賈金九牧，孫卿子。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黃金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燕君市駿

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不得於是，遣使者，黃金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惟公匡復漢室，宗社

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切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

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齊謂賢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

機度情理
之談不用
然豈不自

以順逆起

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國孤之國，亂而樂毅燕，知國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現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蠶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逐收士心，辟召州中掾郡王等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贖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發軍食，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娶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善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閉塗大怒，舉兵攻浮，浮以塗黃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邑也，敝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聲譽，聞也。漢書曰：陳遵劉棟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陸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孫評文選 卷四

先次之理以義後敵以勢未敵之通以曉暢亦可謂善於說辭

運用何以無地

或引喻或正言俱極

言宋浮所以招致實者此亦權時救急也 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之計乎？朝

廷之於伯通，蔡邕蜀書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 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

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繞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食其牛問

之曰宣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靈之而為之算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殺之靈輒乃倒載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餒且死君捨棄以饋臣父

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餐而獲二死士隱母未詳 外叛者 晉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蜀以龍相見大喜拜龍備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龍龍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

大將 伯 氏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

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臯隲之逆謀，捐傳葉

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

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龍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說龍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 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若顏籍曰挹損也 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 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

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 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明快不作
鬪突之談
絕妙比論

一結極醒
快極斬絕
甚有力量

捉刀人定
自英雄借
曹子廉留
也一段佳話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

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論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

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

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龍上徵之，龍既自疑其妻勸龍無應徵，令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棄此去？龍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龍止不應徵。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

戒，豈不誤哉？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

疑，願留意願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龍嘗獨在便室，著頭于密

等三人因龍臥寐共縛著牀，又以龍命呼其妻，妻入大驚，督夜後解龍手，令作詔告城門將軍云：今遣于密等至于后，龍卿所速閉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龍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關出城，因以詭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壹萬圓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矣，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參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帝得文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

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

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

人揮戟，萬夫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書漢

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誣駁言莫之致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其弊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

舜典曰管絳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

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非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來命陳彼

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管包凶邪之心肆肆是夏殷所以喪，苗

廬所以斃。尚書帝曰咨嗚惟時有苗不率汝祖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

哉？左氏傳圍廉曰師克在和不在乘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

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

句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襲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

景集，颯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辛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

愚，彼張管也下則中才之守不然矣。在中才明則謂不然，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

惡稔，雖有孫田墨釐，力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聖兼苗葉惡稔萬莽縱使宋程如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

之叔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選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虞

侯伯道於虞，以伐魏宮之奇諫曰：魏宮之表也，魏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宮奇在虞，晉不加戎，侯伯道於虞，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使隨前使

張必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然張吾三軍而殺吾甲兵，以武陘之漢東之國，階為大階。暨至衆賢奔緇。勅律 三

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

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若雲梯必取於宋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毀之攻城備盡于墨子之守國有餘公輸

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突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也。圍記曰襄谷西有古

漢中之西，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屯陣四曰杜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

燿以五深龍文，宋兵刃於角灌，灌東葦於尾。據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將

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焉肯士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

發內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

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田單曰：老夫罪戾是。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

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而西河善謳，縣胸處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効縣胸之歌，但文人之誤。遊睢息惟渙者，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

傳云：睢渙之閒，出文章，故其論微。聞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締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

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昔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昔子為仁猶歧以為長，偃以為廢，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而斐然成章。

謂為倩人。七靖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

垆，弔風原曰：豈垂兩耳服轡車爾。鴻鵠雀戢翼於汗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鷩鷩在梁，戢其左翼，列于楊朱謂梁王曰：鴻鵠高飛不集汗池。褻之者固

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風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廢置之外廢。及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

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筋筋豎者千里。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

駮哉？爾雅曰：晨風，鷓也。毛詩曰：騶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倍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孔璋之傲，擊元喙之，耳當敗軍，書後有倍，難之於措詞。

事漢也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魏尚瑜督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糧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問。

說英雄之徒全以情
理心折令
不當以形
勝日誇而
元瑜之工

先明起費
招徠之意
末開效命
之徒次第
弁井

好出脫

道者心事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羈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曾詔瑀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曹屬卒文章志曰瑀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壻毛詩箋

日重婚曰媾吳志曰範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範小弟兄又為子彰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甥又命揚州刺史殷象舉茂才 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

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 若

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從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發兵擊呂后太子范嘩後漢書曰光武至蕭彭寵上謁自貢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 盧綰嫌畏於已隙，

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情為北道主人寵下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綰使王黃求令燕且殺綰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與胡反上書請族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病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繇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繇所上使使召綰綰病於郡警急貢赫為布中大夫上鑿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驩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驩家發兵反 孤

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屬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鍾繇奏捐舊或為捐舊誤也 抑遏劉復，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劉繇字元穎沛國人

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疊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

也太祖方袁紹之難謂繇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龍多買兵器不迎母龍遂反

無匿張勝貸他改 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臣之切

肥音

孫評文選 卷四 一三五

所構會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齊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使人。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戰國策曰骨委殺人人有告曾委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與又有告之母乃投粉而起。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

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說曰鷄戶不為牛從今四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巨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雖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

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

譽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

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苟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他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元乃為禍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媾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闕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

謂婚。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

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

指于布之徒後案其計事情處往往有洩中心腹之言出於人情所必然而非浮言之所能及自敘以見招納之情脫出本意

原旋回護
而絕不款
強亦無以
作所以爲

再小一頓
道出心事
語極和平
中有微示
一處只須
已二語亦
在已刺心
後言之耳

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亦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過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

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之

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

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往明曉之夫建大率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諒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

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彼美孟

姜德音 不忘 往年在譙，新造舟艇，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漢之形，定江濱之民耳。

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潁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西途逢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灑灑了切 非有深入攻

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人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

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

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

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此四士者，

豈聖人哉？通徒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

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

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使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擊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為疑兵，陳軫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擊安邑。魏王豹擊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威重迫脅敵人，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

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輿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

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漢隗囂納王元

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孟天，天水人，更始亂，冀亡歸天水，招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冀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冀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

計，彭寵見朱浮與彭寵書。三夫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

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欲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恐稍

解，范曄後漢書竇融字周，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開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

字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陀，蘇昌蒙倖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璽綬，授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

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

更續見心

開其生路

意原從此

一說得恬靜
只須收拾
結語綉染
多有生色
亦多逸神

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

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猶親愛也二所謂小人之仁

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

亦能傾心去恨願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徒諸名禍猶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

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

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偉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子禮避亂淮浦詔還爲揚州刺史繇不致之州送南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滅損各求

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

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

謂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同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

毛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周易曰牽復吉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

典略曰質爲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今追昔
往情深
一往情
尺幅中
無窮感
只寫風
波遊何
流如昨
日可忘
此恨事
於無

感時與
念在翻
秀之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

之懷，良不可任。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

皮之遊，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彈

碁閒設，終以六博。蘇綽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控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也。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哀箏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養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

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筳微吟，樂

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管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華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

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根，無窮焉。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天氣和暖，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節

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

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子老

自愛，曰聖人丕白。

與吳質書 與略白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歷代文辭
及文章之
精與論之
精處亦深
切感之不

二月三日，不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也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况乃

過人，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酒澆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杞預在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

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

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揚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

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

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

諸子，化為螿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惓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尚財高妙，價抱真者，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於沛澤之中，曰：請鳳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

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述作之意。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

對之流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竹。吟而投淚。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紀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

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爲詞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

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遠，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遂使者爲問故使者曰隨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

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可

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魏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

厭浮語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

光，法言曰敢登實曰羊質而虎皮見章而悅見豹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

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

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樂或作燭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

書敘心。楚辭曰長呼不白。

與鍾大理書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繇公案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 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

之結綠，楚之和璞。重祿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辛陽虎將以與晉欒欲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文尹

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

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風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遂讓虞之二 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通乎至德 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

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 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

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于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近日南陽

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拊手也 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致未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煖兮爛兮其滿目 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

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

奉賦一篇，以讚揚變質，不白。
嘉貺益腴，敢不欽承，謹

與楊德祖書 典略曰：應涪侯以才捷愛幸，求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此魏。修太尉之子，故曰上京。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前

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實本論曰：舉嗣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

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

諸文經可品與 魏文典論 參看者論 品論案入 俱有八耐 况以八耐 才而後定 耶一論才 先論志 中言已志 作難論 賦之歸 意文我之 察意文甚

才論衆人 緊接自己

也季乎安得澄若才以卑
緒本能於使少而此而限力甚
之免有入欲而後慮思甚
徒亦進又自所氣人禮之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師也

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古賦若人辭

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

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

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美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

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子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

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姱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厲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學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訶文章，居綺切揶揄利病。文說

曰詞大言也又曰謗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業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

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人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鄒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

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得

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

應好爲文
非輕詞賦
正爲欲更
有所進耳
功業不建
以儆爲文
古人立言
之大旨

如此說卻
原歸文章
自然有品
矣文章如
乃足

不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

樂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諛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亦固舊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

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漢書曰揚雄奏羽獵賦爲然然耶若執戟而待也東方朔答客雜曰官不過待耶位不過執戟揚子法言曰影蓋築刻壯夫不爲也

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勦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尙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疆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北書藏之名山尙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慚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先敘議飲
次文章而
以高視闊
步終歸闕
勤之詞立
言有體

志意高遠
有俯視一
切之概
住公之子
體陵下自
折感下自
多感下自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欲語頃曰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

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若夫觴酌凌波於前，蕭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歌酒歌也。取美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

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柯與高漸離飲，於市已而相泣，傍者無人過屠門而大嚼。雖

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女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

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父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

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器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惟南子曰：今夫蓄水足以溢壺，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

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鑿鑿。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

有二子曰：伯曰闕，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咸，遂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運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

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崦嵫，濛汜在閼風。

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弄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

若春榮，瀏若清風，答賈徵曰：搗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程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

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也。可令憲許記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誦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誦，以聲節之曰誦。夫文

比喻絕好
以文章點
綴風流以
實事見之
佳與相之
別與相之
泛常相

答來書意
語對針
不支不瀆
甚為得法

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病諸，病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便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車，陸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不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造之，玉良，秦之伯樂尤靈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充恤，御杜預曰：郵充恤，玉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昔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教鄭有子產而一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李董之書，損映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後知衆山之邈迤也。現介丘乎？下句蓋手重。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憫若有失，非敢

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莫曰：龍也。孔叢子：子康問子頰曰：臣既於野聞猗頓善殖，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當五牝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賈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策嘗說張相國曰：馮毛之輕也，而不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閣，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臨曲池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思列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

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請是先生先所

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敝絮而辭。問曰：收債，舉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者。馮諼曰：君有，而薛無之。薛地，命以債聘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未至百甲。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曰：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請孟嘗君曰：願君屢獲信

先王之宗廟，始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門侯生侯生攝衣冠

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

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

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思投印釋鞅，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醑而不酌，抑

喜看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醑。又曰嘉肴脾臠。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稱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磨而日倍矣。

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

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屋而滢洞房。周禮曰鼗鼓以靈。

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

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實之有華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楛慎氏貢楛矢，石浴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楛慎氏貢矢，以分太極，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筈，箭鏃也。太公來賓，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偉，實賦頌之宗，

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詩。為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

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於垂淵。七子從君，以龍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視。武亦以強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離，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慚。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重惠

苦言，訓以政事。史記衛缺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

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儒墨不

面慚。

日斂。

苦言，訓以政事。

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

儒墨不

面慚。

日斂。

簡淡有味
亦是尺履
之倚也
欲寒温起
言其見過
此道其枉
飲之得歡
也

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其能也無所肆，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琰字炳宇公琰爲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璉又使人來召璉別事不得往故爲報

環白：昨者不遣，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生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之。此兩人遊善，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轅爲不道，保於逆旅。

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書喻於

詹何，楊倩說於范武。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于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賤子以釣道夫技，綸錯餌而吸之者，楊倩也。其爲魚味薄而美，若亡者存，若食者不食者，勗其爲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

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揚倩者也。乃請者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魯何楚人也，以獨獲成綸，芒針爲鉤，荆棘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

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恐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閱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日人畏狗，或令孺子懷錢，攜壺，囊而往，酤狗迎而乾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乾之，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

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鳥作生爵形。儀禮曰：請醴，爵鄭玄曰：今文醴多作騰。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丘明曰：師曠侍於晉成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

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轆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適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醉時突入見，適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違令刺。史侯後聞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

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得在路，僕夫驚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

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許諾于殿，其北臨方臺，左右進其樂，忘歸者，香液，儲之人不可以當此。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臺，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

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讀其見招
不不得往
不作掃興
風極見風
致之之詞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闈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

也哉？毛詩曰叔子田春無居人又曰出其則國有女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

散騎黃門侍郎如茶又曰雖則如雲誰我思存陶首因陶首都

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南

太守歸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臣之願也又曰何

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整為煩碎不稱賢公恥委未詳

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鳳字孟悲風

起於閨闈，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寧寧蒙啓

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遊生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礫。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

而有鬱蒸之則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歸。玄曰：言無所比，陰而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者，用朱絲約芻狗者，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供醮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

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零禮求雨。昔夏禹之解陽肝，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自解，於陽肝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

髮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瘳其髮，鄭其手，自以為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臨。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實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逆，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與而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

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志在歸田
酒出磨之
略加點綴
便無風華
妙在不用
此處入筆

言欲歸田
不說便仕
進曲折入
體情亦得

據報：聞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落北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薄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

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釃酒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魄嵩高誘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棟

非扶寸肴修，味踰方丈。向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寸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

柳之下。淮南子曰萬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細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蕪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

與吳季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讚善，便嬛一絲稱妙，何其樂哉？子列

詹何曰臣聞滿且子之弋弱弓微繳乘風張之連變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繩芳餌加以詹何便燧之妙猶不能與罔爭得也高誘曰使媒白鸚鵡人也七發曰編處詹何之倫然便燧即媚嫲也

虞韶，楚人流遜於京臺，無以過也。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遜與諸公瑛書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恒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滿酌一經則萬物不好其志何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晏子春秋曰晏子營宅於洛水之北

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書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朕敢之曰與我處朕敢之曰與我處朕敢之昔伊尹輟耕，郵憚投竿，

止漁釣甚，娘留數十日，憚明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寔矣，安得從于子也？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緝於丹水，知其不如

說無益謀得之
仕途亦如嚼
以然世道
得處世可
憤憤絕
非憤憤絕
與一書
漢有沉雄
以之風
秀以色
宗魏為
所亦習
長各為
見美

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

志也。山父即巢父也。魏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魏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管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吾何憐之？晉我義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

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駭奔走。俟河

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驥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日磳

曰：夷狄亡國，羈縻漢庭，七葉內待何其盛矣。又張湯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

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道，射

時已鑿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躡丈人，畜雞

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于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淡書鄭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

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不借遊言，鄭

曰：邑外曰郊。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

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

嵇叔夜

意謂不肯
仕耳然全
非信然並
昭所疾也
龍性雖驪
用與別作
只旁通性
絕交之由
微不可言
下乃自意
之以也言
堪性所不
堪下領不
堪下文映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山嶽守穎川，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川，穎山公族。交

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晉康文集錄注曰：阿都，郡中仲佛，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榜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

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足下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通衆藝多有間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闕也。趙歧孟

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

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記史

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

孫評文選 卷四

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亦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憚

下張升反論曰黃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綺引身殿釋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仰

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遂從也
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

安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
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
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

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
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之
傳吳子諸梁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

義能好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大子相如既舉慕相如之爲人

更名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休歸自入

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者易尚不同未詳又曰察怪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
安山驚穴爲居采藥爲業後冬切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
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

性復疏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
忍不起令胸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
安孔

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放謂
故使榮進之

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

引喻入情
又引證之
公體之以不

先泛論已
後引到不
可身性不
得託莊無
柳下惠無
說到自身

不論人過而
不免疾之
世道如此

列言不堪
井及甚不
可曲寫不
出人品正
於此可見
矣此段畫
神出於夜
寂精

赴蹈湯火。蓋辭曰狂瀾南行雖飾以金鑊，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匪燕匪
喜，燕喜物切。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子莊

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能傷也。學
尤蓋銘曰：欲無求辭，纒以相親，荒沈過差，可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

之耳。孫盛嘗賜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聚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瘋病，君當恕之。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

之闕。資材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
郎中令，美事專下，建諍之，驚恐

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延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

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

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觀漢記曰：汝郁得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
拜，郁乘轎，白衣詣止車門，發道兩當，關扶郁入拜，耶中。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必弊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
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

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癢病也。性復多蟲，把蒲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

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己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人言

於己為未見有恕之者，而縱有班固漢書：燕帝贊曰：聞
叔孫通之諫則默然。雖瞿音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

孫評文選 卷四

巨源之不相知也。收不填作。耳東地步。夏深一層。之故見不堪。

可決實其不

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子嘗

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

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教學文身也。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燕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曰：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

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已所不樂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是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

悵悵，如何可言？王隱管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管趙武冠見韓獻子獻

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翫翫，猶玩也。音義

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

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

可得言耳。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待言之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決言不可
意曲不見
高見曲不
非出以見
井非好病
不堪多耳
不絕願望
以絕結意
新絕思望
耳交之示
可采多然
文勢頗張
激觀多似
合激形可
矣令人文
動亦頗動

孫評文選 卷四

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濟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難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庸度之士
而不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趨平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子列
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履至春日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隗室絲網狐貉願謂其妻曰貧日之喧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我救甘泉壅芹子對柳蒙稱之柳蒙取嘗之苦於口燥於腹棄之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孤負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感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遺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孫子荆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街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眉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雜文李經注曰引譬類類尚書序曰觀載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

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歷數在爾

躬桓靈失德災疊並興

孝桓季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亡失德

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

漢書杜文謂孫

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更有昏德民墜塗炭與塗字通用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

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廊帝茲恢皇綱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宋均曰聖錄運也周易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圖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寧區

夏尚書曰用肇夏造我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曹植大魏篇曰天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

遂廓洪基奄有魏域

曹植魏德詩曰武創洪基克光

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

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闕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綽曰成王定鼎於郊鄒史記曰秦取闕九鼎

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據據自立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

死子晃淵等皆小乘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淵發春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

擁帶燕胡馮凌險遠

左氏傳于產曰今陳介恃楚衆馮凌弊邑講武盤桓不

供職貢

國語統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質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質所以無忘服也

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

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

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攜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孔安國尚書

會

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權使張彌許晏等

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裘

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

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

桑凌轆沙漠南面稱王也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後轆中原說文曰漢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宣王

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遼新瀋傳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桴鼓

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跡至郢

大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茲遂隆，

九野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百少楛已

蕩，想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乎民無能名焉堯舜乎其有成功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

遂依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利石峨峨三江五湖，浩汗無涯。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假氣游魂，

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權實堅子備則亡虜假氣游魂鳥魚為伍二邦合從，東西唱和。漢書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上叔兮伯兮鳴子和汝互相扇動，

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韓信曰呂不韋曰其舉泰山

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為王文武桓桓，志厲秋霜。春秋元命苞曰明主怒如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

窮。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算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獨見之鑒，與衆絕慮。王獨見四海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

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別議迎立尚書曰放助欽明萬幾已見下文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

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討卓引軍還注晉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

深入其阻，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種博平鄰國毛詩曰深入其阻哀斯之旅毛萇曰梁深也

并敵一向，奪其膽氣。

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小

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

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領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步遣子

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騰進軍到雒陽遣使奉皇帝威發為蜀語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略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閣距會維等聞險已破以其眾東入巴劉禪語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語會降商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

縛已見上文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

梁益肅清 踰時戰不遂奔 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

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傳

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師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

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

左氏傳曰晉滅魏虜公魏

奔京師遂遷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

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又南中

呂興，深覩天命，守孫譚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蟬蛻內向，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蟬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

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儒父盈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父在官

虎臣武

將，折衝萬里。

毛詩曰薄賦虎臣聞如虺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鎗組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國富兵強，六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

飛，飲馬南海。

毛詩曰翰飛冥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陸當為單于畜兵養十循先將軍之令將飲馬河洛收殊南海

自頌國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兵甲也

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濬決河洛，則百川通。

流。尙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樓船萬艘，蘇千里相望，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

之盛者也。周易曰黃帝堯舜制木爲舟刻木爲楫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爲天下除

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後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尙，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崇城

自卑，文王退舍。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侯德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遂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

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命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蹶實其

然坐謝賈稱臣奉漢約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

之義也臣之北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

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肯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爾

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檄燭日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爲檄遊龍躍路，歌吹盈

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爲龍樂器羅縵曰武王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如會林。尙書曰受率其旅者林煙塵俱起，震天駭

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

寒心。左氏傳種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駭身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饒致有似一
亦風成別
詞文法一
種別似
有似文法
史家收別
仲佛事入
為證而中
所以為景
詞氣推景
類語宜以
類語宜以
類語宜以

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背之上一曰居背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宴噲
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其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樂言楚辭曰心猿猴而狐疑
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謂醫命氏命氏曰汝始則胎氣不
足乳哺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史記魏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瘳將深桓侯曰寡人無事過五日扁鵲
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瘳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拜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司命無奈何今在
骨體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曰君有疾在骨髓不可治也桓侯死扁鵲亡
已逃去桓侯死死郭璞種天子傳注曰瀉乳汁也竹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左氏傳令尹子庚曰敢弗良
圖曾子曰君子懷其所去就石苞白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稽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儒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
事從兄太子舍人茂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
景真而書曰安

安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者游西游於秦遊於鄭至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
殺今不可殺也楊朱曰請問其過老子曰唯唯而吁而誰與居范擘後漢書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陸彼
北邙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勦勞兮噫遠遊未央兮噫蕭索附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遊不
為人秦漢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後以至郊
為及關升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嘉
遯貞吉惟
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日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
臣戒隨者鄭
玄曰警戒音語焉陳琳武軍
賦曰警明戒且長庚告晷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揚雄反疏曰恐日薄於西山
左氏傳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尋歷曲阻則沈思

孫評文選 卷四

先言道路及路
之賦次道
然以託之身
人情託之身
亦與仲梯之
事不類

自明已意
雄心謹慎
告一人許
生與段殊
不與情呂
平與日交
相合未交
四餘字句
有餘字句
交粹

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颺狂厲，白日寢光，踣蹶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毛詩曰：鳴九臯。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也。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

擲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植橘柚於玄朔，蕃華藕於修陵。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緩處玄朔之蕭。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游不用，之鄉者，樹荷山上畜。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龔俗，固難以取貴矣。龍表龍之服也。章，章南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南，造諸越，越人誇疑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南，造諸越，越人誇疑文身也。無所用之，又屑吾曰：豈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摠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前言之艱，謂經迴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邁征。蔡琰詩曰：遠征日遠。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正歷曰：日太陽也。周易曰：夕惕若厲。肆日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無價發。思躡雲梯，橫

全情在動人
以折聲端
心秀真
留風舞
流花依草
之致其長
不沒其
面期釋其

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搃太山蕩北海蹴嶠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劉驥驃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周易曰明夷子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

不食有鋒鉅靡加，翹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周易曰知命故不憂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

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穠生，永離隔

矣，煒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

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正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各敬爾儀，敦履璞沈。毛詩曰各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

劉瑤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待何之元梁與云天監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來自壽陽歸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蓋天地義勇冠三

罪此擒縱之法亦可謂善於詞令他開釋先寬其罪而後陳明延寔以錄用之意步聞俱見安

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壟上畏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爾者笑而應之曰若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瓛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糧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與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惡義

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謂通說武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遊固原郡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役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

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窠兮旄為櫛音義曰穹廬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誅言於國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用猖獗至今日志猶未已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種管管王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上物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接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為數千草公會諸將檄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將軍

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長楊賦曰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朱鮪涉丁隱切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

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失館守之徒公被害館與其謀識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為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失所中長子昂弟于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剗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

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殿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浮漢書注曰殺血滂沱

全在情上
打故動後
面以情字

開陳列書
分別力處
以此得下
耳正在下
力文情字

言在彼之
危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楚辭曰：迴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風大法。國鐵論曰：明王茂其德政，而經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松柏，樹以識其墳。高臺

未傾，愛妾尚在。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應劭漢書：儀與職，楊荷科羊柔。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圍金蓋，以數百執忠孝與朕謀帷幄。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將軍為諸者，使行郡國，建節執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

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軍獨覲將，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

寧不哀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途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劉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圖許，許僂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衛璧，故知霜露所均，不

有異類。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三十四長，呼衍氏、閼氏、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北

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魏收後漢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攻稱魏王都平城。孝文帝諱宏，自平城遷至洛陽。東魏書曰：北虜遣使和親，尙書周公曰：故虜陸配天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

至焦爛。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焦爛見下文。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薨，葬武之初，常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種，類屠各取象，貴文類漢書。晉書西陽王璠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注曰：充胡名，大師為酋，國語曰：陽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章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方當繫頸轡，懸首藁街。漢書曰：蒲公至霸上，秦王以子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到支首及名王以下，宜顯懸藁街，懸夷邸間。而將軍魚游

也。貳，二心也。

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樵爨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巢于幕之

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過平生於疇日，撫絃

登陣，豈不愴悵？
袁宏漢獻帝春秋及洪報袁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交之稠繆切坤移 撫絃猶矢不聲涕洟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趙東謀鄭曰今執事惘然授兵登陣

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諍之魏武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武侯誠知我而使我能秦必可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

人情之也，將軍獨無情哉？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願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情乎

多福，言思聞其規多福已見上文，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
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

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夜郎滇池也皆惟結嵩昆明編鑿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竊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欽辦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閒，欲延歲月之命耳。
左氏傳令尹子

中軍臨川殿下，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中軍將軍

弔民洛汭，伐罪秦

明德茂親，摠茲戎重，
劉瓛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顓表曰成

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尙書曰東至于洛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

暮春數語
令人移物
一經道出
自生感慨
正為高容
未頌光景
相照如此
歸結如此

大意已盡
微示盛德
再收聲一
首有聲自
聽足使人

之物謝靈運詩
曰聊用布所儲

丘遲頓首。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瓛梁典曰劉沼
字明信為秣陵令

劉孝標

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春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隸齊永明四年
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歷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發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兄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蘊者先生之餘論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

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味而其人已亡。逸辭曰芳菲非而難窮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尙新，而宿草將列。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

禮記門人曰防癸崩孔子泫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曰子惡夫溺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郟也郟古隙字也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若

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游野日中杜伯乘白馬乘車朱衣冠執朱弓披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背墮車中伏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家墓記曰東平忠王家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西鄉宣城記曰臨城南四十里蓋

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奉掃不動乃還皆家比還唯見清泉滿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迥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因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以致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但懸劍空壠，有恨

移書讓太常博士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字子駿向少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甄和京兆尹卒

與重經移 有文原不 以文原不 奇也其見 見西京正 法以明道 放儒中首 是主先道 中言古流 顯後生不 肯對之失 氣厚而儒 術之文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春秋吾能言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春秋吾能言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論語曰衛懿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桓豆之事則晉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歷敘經字
所由敘漢
朝經學

明漢興遠
經不無殘
失見可考
之不見久
不應久散
見多殘缺
才出古文

此遂滅。漢書武帝前曰大道微缺廢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嗜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

叔孫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燬書而易為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

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年除挾書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無邪終侯周勃是也功威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聞百世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史

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燬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

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成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秦誓書於壁中者

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也時漢興已七八十

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興秦相去七八十年章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

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迨巫魯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修。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

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

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閒，則有魯國桓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不謂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敬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

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

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尙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雷張臣

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

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銜

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置言所以廢
極之專諸
殘以已守
之失往者
先於認今
明正不之
妙絕明者
肯封之也

引證古文之當列舉
當立引文之見古文之
宜事證之亦是案切
道字照應
責理全收
大雅不失

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樂成，難以慮始。

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

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羊、乘、人也。事、伏、生、

又曰：梁、陸、侯、史、高、官、徵、梁、字、本、魯、學、公、羊、氏、遇、齊、學、又、曰：施、謹、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字長翁，陳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

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

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

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學秀才，解褐，授朱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孫評文選 卷四

結出青讓
語之意以
經之寫其
段落轉圓
詞語調叶
已近徐陝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一得變拔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

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嘗贊秋曰呂安志最開廣有度白雪以方

絮，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干

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當連蘇晉連笑曰所

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幾年衰志閱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可履行而脫屣也許慎曰實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屣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列

傳曰王子喬爾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瀨之間薪歌延瀨未聞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終始參

以南可以北鑿于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同其別與化也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差歧路

何其謬哉？董頌曰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俞生于平也已見上文范

世有周子，雋俗之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珍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莊子曰魯君問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

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嗜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嗚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嗜士合切偶吹草堂，濫巾北岳。偶吹即齊字

名市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驚

江率專心養母幅巾履屨我與爾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

我有好爵音

輿爾摩之

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往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諷山實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萎萎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顧汎涉百家長於佛理書三宗論兼善者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

者夏時入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毀湯伐柴因光而諒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穀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龍隱於岩山能風及其鳴鶴入谷，鶴書赴隴。淳如

漢書注曰鶴馬以給驛使乘之咸榮緒晉書曰驛六人簞子良古今篆隸文體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

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懷其帶

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

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銀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勤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張英風於海甸，

馳妙譽於浙右。阮籍飲博詩曰英風哉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道軼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

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敵仆以鞭笞天下楚辭曰困余生之無數兮愁慙從於山陲王逸曰窵慙苦也琴歌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都陽酒賦常

網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

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遜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潁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允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番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囑魯探犬牙棘界不入中牟希蹤

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成公綏廣輿記曰陵高峻而輕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

就山中言之

恐其復至

結完本意
總結亦察
筵與起筆
相對

為胡廷周
旋御說得
正大有體
句是安穩

至於還飄入幕，寫霧出楹，意帳空兮夜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登感微士於是南岳獻嘲，北壘騰笑，列壑爭譏，
 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慚無盡，彌愧
 不歎，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馳得猿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
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
西山兮採其發矣阮籍奏詔曰將耕東臯之陽雅雅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今又促裝下邑，浪拽翹上京。蓬辭曰漁父
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鼓拽而去王
逸曰船也浪猶鼓也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魯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魏闕之下高誘曰魏國象魏也說文曰高外閉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恥，尚書曰素心
顏厚有愧能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
 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問許由為
幾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
 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曠臆，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
 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魯
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檄

喻巴蜀檄

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檄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都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
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賁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實備句深是
立言之法得
起見朝廷
大體先朝
通事南夷
非軍體所
發軍轉也
入西陸
如此語來
下之意一
句以非一
詞以輕提
費兵下者
而兵符過
是為之出
之也凡慮
之引以慮
都引以慮
心是問以
第凡動其
絕向其正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

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與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類曰弔至也番禺

南夷之君西燹之長言君者大之也

常效貢職不敢墮怠論語獲考識曰穿

延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善故遣中

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

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張揖曰發三軍之衆也與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

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張揖曰非人臣之節也流汗相屬唯

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

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南子曰：編戶齊民。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歲天子嘗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也。

曰：列，東第在天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鄆曰：枯骸收骸。

血膏潤草。賤古才切。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曰：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

身死無名，諡為至愚，無名音無善名也。諡猶號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合誠簡曰：君殺義諡為天下笑。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

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名聚之。已親見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亟，急也。漢書曰：道，縣有變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行若出
脫字得體
前云非陸
下之意陸
云使意陸
下之意皆
以周旋大
讀故耳

見哀於意

激痛快
足以令人
起舞老瞞

為袁紹檄豫州 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見之自然
心折容之
正是好雄
籠絡人處
先期總習
敘以事情
次出筆力
壯軍威矣
比軍威矣

幸避先世
可謂痛罵
矣然非是
實錄非老
為之辭老
孔璋一生
看定亦快

陳孔璋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傲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俟寄宜歸水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水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願那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
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 蜀志曰先主歸國謙謙表先主為左將軍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

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雖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疆秦弱主趙高

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間占夢卜涇水為樂 **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壇斷萬機決事省禁**

下凌上替海內寒心 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 **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 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濟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 **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

饜發放橫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璜字季少除黃門宦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

周旋有禮
以迎駕許
昌言之計
操之得計
正在按天
于以令諸
侯此亦周
旋得好以
下專實其
卑侮王數
無君兼及
鄰事卻據

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
其家臣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尙書曰余則擊殺汝
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
子之林孔安國尙春傳曰民咨

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史記武王曰陳王奮臂為天
下鳴始周易曰同聲相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

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少引軍
遷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軍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賢富人豪傑并棄之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
非為奉山與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呂布語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假甲執兵杜預曰
賈也胡漢切春秋據讖圖曰諸侯冰散帝卷各爭恣妄呂布語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假甲執兵杜預曰
賈也胡漢切春秋據讖圖曰諸侯冰散帝卷各爭恣妄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西王卬頭漢軍
擊卬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

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所破投紹
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選取兗州設文曰拯上舉也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

有大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子都長
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時冀

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
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故使從事

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
天子還

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京師
喬遷請追尊天子而遷徙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
謂壞法亂紀也坐領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
尙書為中臺御

史為靈臺講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子為臨淄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簡異不懸反唇
張湯奏異服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百寮鉗口

道路以目曰班子錯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修做國人勝王王怒
巫得衛使醫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錯其巖切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痛罵之中
亦未嘗無
分寸也

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

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漢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姻誣以欲圖廢置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

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

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疊繳充蹊，坑竄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

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長怨其虐莫不呼嗟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聲切加緒含容，冀可

彌縫。左氏傳吳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如

乃欲摧橈棟梁，孤弱漢室，周昌曰棟樑之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

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瓚奮武將軍封營侯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筆筆婉輕
此處說交
兵之端是
當時移徵
正文也因
公孫瓚一

莫滅羊舌氏乎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瓚奮武將軍封營侯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

本為費端
遺者

說及本時
威之以勢
歷數形勢
有馬伏波
聚米為山
谷之概亦
似戰國策
士之談

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

瓚亦梟夷。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

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賊各賜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都太賢等遂及西營，屠各

於常山管中與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魏志曰：袁紹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隄。莊子：蓬伯玉謂臯聞曰：汝不知夫蟪蛄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幕府

奉漢威靈，折衝宇宙。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于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

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影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饒、太行、直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荊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死氏傳：狄子嗣抽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雷霆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幸託不肖驥且當猛虎步。若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

燄炭，有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過籍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

呂布、張揚之遺衆，呂布張揚已見九錫文。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命書曰：父師曰若召敵讎，非命。

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擊，擊也。與揮古通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

漢書徐崇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造方義兵，不血刃而方

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尙書：股肱，公曰：如有一介臣，尙書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

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

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尋取曰篡，又患切。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勛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

書曰：一敗塗地，尙取曰篡，又患切。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蓬衆旅

叛。漢書以族爲助。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

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郡各整戎馬，羅

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

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

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鼻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孔璋

勳之以情

忠義之士

以此段爲心

後勁極見作

全篇用意也

應前結

應非常作

結末句更

極警動然

精悍之氣
頭風但愈
如微耳者
察之可爲
罵人端如
是之輩士

語極爽快
此孔璋之
所以見長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諱曰荀彧字文若穎州人也太祖進改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

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左氏傳曰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周易曰君子

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班固漢書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左氏傳曰晉閔子有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

譬猶擊卵，始生翰毛。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穀郭璞曰鳥子而便陸梁放肆，顧行

吠主。西京賦曰怪獸噬戰國策刀勃謂田單曰距之狗吠豈非其主也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

張，以在綱目，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

荆門之敗。尙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句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句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

之壘不刊，南越之旃不拔。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爲遠東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尙帝擊朝鮮朝鮮人殺其

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

可謂強矣。史記曰吳王闔閭死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遺跡至郢章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

王聞之舉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夫

解冰泮漢書曰七國反書簡天子遣條侯周勃王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卬齊王卬

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脅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壯士千人夜亡流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

殆音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呂布便弓馬放力過人號

將飛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鸚鵡虎頭鸚鐵論曰無庸彰顯顯之靈

原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兵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相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宣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

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

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

西兵精悍壁勿與戰

之運軍流消超等數戰不許公乃與討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洪等漢書元后詔曰連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戰而有虔乘鐵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尸千萬

流血漂楛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漂楛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遊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魏志曰初羅西未建自稱河首平漢王案衆袍罕夏侯淵討之屠袍罕斬建涼州又鎮南

將軍張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羅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貢固不服則攻之皆我王誅所

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復整六師長驅西

征致天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偏將涉隴則建約臯夷旃首萬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旂麾斬建及

軍入散關則羣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屨之進臨漢

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陽平關公乃遣高幹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

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逃魯演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士崩已見上文公羊傳曰巴夷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月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發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

不勢一卒不類一戰又曰東太守漢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首浮漢首護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

不挫一兵之鋒鈍輿輓同

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曰亦帝之繡寬仁大度昭昭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昭假列侯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

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列侯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

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

皆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爲大戮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趙果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母嬰孩覆尸

許市范曄後漢書曰趙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滑動曰甚夫

鷲鳥之擊先高攪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說往年未伐之意尙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會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剪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剪除而防衛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

湟中羌熒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廚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溫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靈奮席卷自壽春而南

有壽春色漢書九江郡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

銳卒南臨汶江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據庸蜀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民除害元惡大憝必當

肅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分稱福作段 具是聲策

鼻夷。尙書成王曰元惡大殛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揚雄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

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尙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影響之應擊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

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衛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

率衆出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河內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遂將衆降拜中郎將封爲關內侯還討眭固，薛洪膠尙，開城就化。魏志曰眭固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大洪尙率衆降封爲列侯膠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奩舉

事立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奩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韓志云高奩有二名郃烏合切後討袁尙，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

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尙營長合尙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尙夜避保岐山擊之其將馬延等隨降衆大潰圍守

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魏志曰尙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兒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袁尙走中山

魏使尙降人示其家中過沮審配兒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阻逆戰敗生禽斬之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服。魏志曰袁尙走中山

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

策，折衝討難，芟敵擐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計深慮遠意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

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意國家之難

大將或作太守
津或作律

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答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者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言量也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

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

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燦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

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遂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信也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

也，而權誅之。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

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殺賊義殘仁，莫斯爲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討矣未聞弑其君也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幸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尙書曰伊尹去桀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

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

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

子孫。尙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父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

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考作堂，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翻及吳

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

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運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器用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

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羣羅，聖賢之德

也。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鸛鳴之鳥，巢於葦菀，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鸛鳴既取，我子無毀，我

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儀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數之，葦菀風至，蕭折巢覆，有子則死，有邪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鸛，鷓鴣也。上乃丁切。穴切。廣雅曰：鸛，鷓鴣工雀也。賓，翔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其苕折，邪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疏文曰：葦大葦也。苕與蕭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菀，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信非常之功。乃霸

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

如其未能，未能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蹻，戰國策：魏信君曰：人有世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蹻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蹻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趙，齊兵擊章，邯鄲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

環寸之蹄也。顧公早，齣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

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晉書：齊王曰：蝮蛇在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闔也。

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忽朝陽之安，甘折

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尚書曰火炎昆，玉石俱焚。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慧夙成爲祕書郎遷錄西將軍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

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烈祖明皇帝奔世重光，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爲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聖世載德尚書昔我君文王武王宣軍光漢齊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光帝之洪業休德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率土齊

民，未蒙王化，雖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

此三祖所以願懷遺志也。劇秦美新曰今主上

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貞

恭懿宣恭肅和

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致

通于四海之外當備北發渠樓丘光來服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

襲行天罰。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

由駱谷伐蜀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王者之師，

有征無戰。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武

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尚書曰式商容之闕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

銜命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則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上文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

之志。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毛詩曰告益州无主，以命世英

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

棄同卽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時先主妻于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

死命也左氏傳于太叔曰獲同卽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蜀志曰姜維字伯約勞動我邊境，侵擾

我氏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懲弱犯寡則省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氏散則削之貢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柱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而

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艾曰姜維寇屯陽平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奮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洗日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旌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鑿之聲揚以清鼓轉之首婉而唱是謂堂堂之陣堂堂之旅此大勝之徵也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實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毛詩曰經始勿

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郡賦九州

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也是非一姓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

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陳

平肯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修武降漢拜平爲都尉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左氏傳晉欽仲曰安宴爲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

不能。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尙書大

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爲江夏太守及孫

夫也糾還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爲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

禽獲，欽一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毌丘儉舉兵反大將軍

大將軍大將軍表爲虎爲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關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爲戎首鄭玄曰爲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

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

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見堵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

有虛體有
引證有推
原有實發

有定期有
願結開合
類推文法

實佳
當派
治水一
引證常
之助筆
變之功

古本
一古人
虛證以

左右患之！且夫叩、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孟子曰：萬之相舜歷年茲多。仁者不

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放棄之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附謂合

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維結左衽之人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

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諸為大夫粗陳其略。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矣。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及臻厥成，天下晏

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澁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於溢今為衍非也。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

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張揖曰：疏，通也。灑沈澹災，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灑，澹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

或作灑。字書曰：灑，水素也。賜移切。說文曰：灑，水搖也。徒監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所宜切。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

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肢，膚不生毛，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理也。韋昭曰：肢，其也。中毛也。也。潘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臍也。竹

施切。莊子曰：兩裙女浴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寧何女曰：股無肢，歷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干切。

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躡，拘文牽俗，應劭曰：喔，躡急促之貌也。善曰：喔，首握。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才入今時
聖言四夷
寫內向處
怨一段而
法跌有文
情是絕妙
可知之章
不貲直致
才入本事
切西南夷

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詰云賦今宏字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乎兼容并包，

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己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滙也本或作賓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

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內之則時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

孤為奴虜，係繲號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

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驗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

乃闕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闕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鏤靈山，梁孫原。張揖

日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嶲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梁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使疏逖不閉智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省梅慎切智疏遠之國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且明也字林

兼容并息
以假兵息
戈爲主此
所爲隱此
期延亦當
也與時休
息

非觀者所
觀一德始
緒完貫微
正以見全
德之思尙

假問答之
調亦本卜
居漁父之
相倚効轉
至

音勿尙許曰甲子昧爽孔
安國曰味早且也爽明也
曰禮安
也音支
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樂緯曰鷓鴣狀如鴛皇爾雅曰鷓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斂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尙書大傳曰魏文侯問于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對問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于路謂孔子曰夫子尙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

昌黎而文變學
解古而大變
委要以原
化為比變
兩聲收喻
一結不喻之
結不喻之
老一甚高甚

比宋玉對
大加寬轉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會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鯤。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岷嶺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崙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說客難，已用位尊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

孫評文選 卷四

揚班之作
全傲此意
而更爲整
鍊耳

孫評文選 卷四

二〇四

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禮記曰同之爲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

客居，其故何也？蘇林曰音胞胎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

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檀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撥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攝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

中山春秋狄孔演曰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叢子子思謂管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衆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穀曰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

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安如覆盂

覆盂音典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

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

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羣臣輻湊。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言上善者皆言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傳曰：「天下無害，雖

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僂王行仁

義而喪其國，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

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象澤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孟子曰：鶴鳴而起孳，孳爲善辨之徒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毛詩曰：鶴鳴鶴鶴，載飛載鳴。毛萇曰：騁也。傳曰：

「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

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

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纁以黃絲爲丸，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愆之言也。明有所不見，聰有所

不聞，舉大德，敕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尙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及。枉而直

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岐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

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專辭厚禮以遺之。吳後欲伐吳，勾踐後問范蠡曰：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

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臣，下又曰：秦卒用李斯計謀，魏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此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

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頤曰：筵之以察案之，以籥是直用管窺天，用錘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

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撞鐘，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如淳曰：隨音精服虔曰：隨音勅，李巡爾雅注曰：隨，一各矣。且應劭風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戶，扉也。也

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并序

揚子雲

立格亦微
東方二詞
加特異賦
以家之所
主此由揚
子一非忘
精神所在
亦非故忘
以此自解
正其所朝
段正穿履

不無感慨
借元字作
波語帶諸
語自成一
格文章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下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即位封后父安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莊子曰拊離不以膠漆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服虔曰玄當黑

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選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

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

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

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學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蘇林曰纔之纔為給事黃門不長作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猶塗落不諧偶也揚子

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往昔周網解

結，羣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春燕楚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難之意耳。鄒陽傳云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春秋保乾國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燔翼厲

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豪，或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袋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雎入秦，至湖見車騎曰爲誰，王稽曰魏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望脫車

中有頭穰侯過淮南子曰，頭穰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爲鑿坏而遁之，坏音來切。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

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以爲資而已爲之師也，言資以適下文也，頡音浪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

弟于之。今大漢左東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前番禹，應劭曰南海郡張晏

首潘。後椒塗，應劭曰椒陽之北界。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云在陽關有候也。徽以糾墨，制以鑷

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繳繫之，嚴說文曰糾三合編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鉞何休注曰斬腰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爲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娶嬰，嬰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史記蒯通曰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迷徒合切。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尙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萬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纓與繼同，繼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方音曰飛鳥曰雙四鴈四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殺于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子胥死而吳亡，種

證今時字古證專一
爲引古證專一
今層以技作
前合言後
遇用上言
與不用言
之也

小總論作一事
無事亦得
其時之所
為耳故下
文復以古
今事申之
再論往事

再就今時
論其前時
此段大對
此實尚白
示之解也

蠱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威王勾踐襲殺吳太子于閭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 五殺入而秦喜

樂毅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百里奚欲歸之魯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穆公與諸國事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殺毅畏誅遂西多趙軍王恐

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其折摺已見鄒陽書言灼灼古拉字也危管切 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熱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噤欺稟切吟疑甚切

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衛夫也桓公得之以爲仲父漢書賈誼曰陸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若石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或釋褐而傳。左氏傳曰齊隨叔帥師來言曰于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驪也請受而甘心驪乃殺子糾子生貨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棠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驪子曰傅說被羈繫索庸勞傳驪武

丁得之舉。應劭曰侯蘇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蘇蘇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己也 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漁父也

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 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於趙上卿故號虞卿諡周曰食邑於虞也 或枉干乘

於陋巷。呂氏春秋曰齊桓公見小臣穰一日云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穰則祿者固輕其主君微霸王者亦輕其士從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微霸王乎 或擁篲而

先驅。擁篲鄒衍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也 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

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非離也 之漸則可抵而取之，室竹粟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

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也行趨步也行胡庚切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

驟非井

總住以覓
自處之義

對針所刺
對答已完
之致復不
法問然不
化能答變
增絕無拖

而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其聲欲行者擬足不前待彼行而投其跡也周易曰子曰同聲相應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跡者眾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

非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郡中乙科為太子舍人然甲科為第一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

觸聞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疎有所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不用也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

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為水火之炎炎炎不可久久亦消滅為灰灰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李奇曰鬼神攬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

惟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靜為天下正惟寂惟漠守德之宅。莊子曰恬淡寂寞無世

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皇執螻蟻

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鷗臯為鳳皇說文曰在壁曰螻蟻在草曰龜鳥與切徒顯切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

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言曰扁鵲虛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

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摺髀免於徽索。韓非曰髀腰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曰翕肩謂笑劉黑曰翕肩揀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叩萬乘之

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如淳曰激叩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異弟曰穰侯魏名冉昭王向母弟曰涇陽君蘇

林曰介者聞其兄弟使穰侯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

承上言之
決一備敘
幾節文法
絕佳正爲
通出全篇
字宿處全
歸作處全
時字餘篇
結穴音篇
以并綴意
見綴此意

而亢其氣，搃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曰上，輒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慚，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說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爲相。說文曰：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

者之超然
獨異
末句結還
本意

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僅百人錢百萬爲富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亦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即圍肉去太官矣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得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損其炙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

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項岱曰謂應義舉舜文王問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亦云名而已矣。如淳曰唯實得名耳故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左氏傳叔孫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弊也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黔，韋昭曰言坐不暝席也文子曰墨子無爲突孔子無饑席非以食棘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

者前列

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應行道德也舍者守靜無爲也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絨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

也。服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贊莫服切浮英華，洪道德，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漢古沈字或爲沈於義雖同非古文也轡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

日誇濁水不流也塗泥也不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震言聲振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

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藩，下無所根。韋昭曰藩部計切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

於一世。劉德曰賈誼也賈誼音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濤音巨竟之巨方言曰濤激者爲濤波搗藻如春華，韋昭曰搗布也勅施切藻水草之猶無

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曰上功日最下功日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

諡，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適寬舒顏色之貌也讀作攸『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

道德之實，守姿輿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室字林曰窈一甲切熒小光也曩者王

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轍七國爭強車既併轍騎後橫鶩於是七

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聞如虓虓項岱曰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馳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森飛景附，書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韋昭曰颯風之聲也音庖晉灼曰音音

必遙切響煜光明之貌也響炎輻切煨戈叔切

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銛刀皆能一斷，

韋昭曰擗摩也女擗切韓詩外傳陳饋謂宋燕曰銛刀奮之而于將用之不亦難乎是

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魯連見上文李奇曰蹶蹶也虞卿以願盼而捐相印。

史記曰秦昭王遠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解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聞行

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

項岱曰歌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

合之律度，淫鼂而不可聽者，非

韶夏之樂也。

李奇曰淫靡不正也

因勢合變，遇時之容，

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謂之事遇時獨聖得容也本遇多為偶容多為會

風移俗易，乖

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

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者衡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

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委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奇也旅客也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

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

言微微幸而乘邪僻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頓，福不盈皆

禍溢於世，

李奇曰當富貴之問視之不滿目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取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

惟吉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

應劭曰適好也項岱曰韓非作說難之齊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因而死

秦貨既貴，厥宗亦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

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史記曰秦昭王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舉陽夫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史記曰秦昭王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舉陽夫

人立于楚為媼嗣秦王薨諡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欲醜而死故云厥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唯厥宗

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

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聖人之

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紘維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語本當作芟字善曰掃即今掃字也廊帝絃，恢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耀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建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周開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不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天地四方也沐浴玄德，稟仰太赫。史記太公曰沐浴齊澤尚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赫古和字枝附葉著，

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於天地之間也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布德焉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吾子處皇代而論

戰國，隴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

也。服虔曰敦音頓頓丘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望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汎泉穴出穴出汎也也。蓋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汎音軌軌音昭曰濫音德濫音施郭璞爾雅注曰敦孟也都同切賓曰：『若夫執斯

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弱起執斯說得行故言衰周凶人也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

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命繇失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

工營求諸傅殷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好聞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猨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涓濱

孫評文選 卷四 一一一五

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桓公得之而竊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地上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晉灼曰瓊淮也邳水之涯也

皆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

林，鄒玄曰優遊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灑涕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劉向司籍，辨

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項岱曰向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

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婆娑優

處也。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烈業也後人著書傳之後世若乃伯夷行抗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

終篇於西狩，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土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

真吾徒之師表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有同有異，聖哲

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有異不合而退如聖人之常道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善曰文字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

之神符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此神嘗舍之將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

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眊，不知其將，含景

秀色絕代
因秋氣與
未二句入
妙情字極

歌鳴水叔
章離言去
來其清一
淡非不染
詞家宜氣
應也其文
人應高品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雁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

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上飛樓，故號曰樓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奮冥冥。簫鼓

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必哀。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老大

乃悲

歸去來

陶淵明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

者也。楚辭曰：聞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

而昨非。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

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旣馳征夫，靡盬。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 僮僕

前牛是歸
來時事後
牛是歸後
之精知幾
之哲寄託
之微翫物
之妙寫出
逐層

應田園句
雲鳥是比
泉木是興
各見文法
收歸去來
之精以田
園是安以
嚙啄自娛
知命樂天
結句點出
達生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曰蓬懷王稚子子隨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羊仲求仲後之逕皆控廉迹名不出 攜幼

入室，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老攜幼河孟嘗君齊康侯秀才詩曰旨酒盈樽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頌曰怡顏高覽 倚南

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廬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阿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庭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 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口王

逸楚辭注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哀婦歸日矯舉也 雅曰盤桓不進也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 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當為世俗所遺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

劉歆遂切賦曰 農人告余以春至，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植贈石州州詩曰窈窕山道深埤蒼曰崎嶇不安之貌 木欣欣以向榮，泉

涓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入銘曰涓涓不盈為大為河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 胡為

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道遑知也孔叢子孔子歌曰天下如一欲何之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魯西大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粟略曰山谷之人觀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語曰植其杖

孫評文選 卷四

之所準

始終以關
唯言謂是
風詩之首
風知一以
例事王之
始也化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事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諷歌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也。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鱗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怨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

孫 評 文 選 卷 四

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旣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旣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議，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

經止獲麟，而左氏小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 感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感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 然

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賦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

其義謂 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然則美麗

之文，賦之作也。 法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辭 將以細之王

教，本乎勸戒也。 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 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 周監二代，文

質之體，百世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鄙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

而謂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

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

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衰，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四都賦序曰文

章炳華論語曰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必有可期者焉。

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後，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慷慨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

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繼為侈麗宏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

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

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棟，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

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廢

蒐狩之禮，故稍賤縱橫，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庶成頌以觀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

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幾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

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督之謂也。蔡邕邠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附，謝承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猶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璋書曰瓌璋珍琦也。而卻為魏主述

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已著逆順，且以爲鑒戒。漢書曰甚誦逆之理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物宜草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黃嬭人曰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宛碑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卻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水周兮堂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

生弱冠登朝
祖祭衛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

魏榮緒晉書曰崇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官免

周易曰肥遁無不利

魏

大有似連珠折
但有似連珠折
耳然舒緩
對偶文章是
韻先聲厚
氣醇力也
未及也
以對偶之

聲，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出則以游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劉歆遂初賦曰玩

琴書以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氣仲長子昌言曰節操

雲高歎勿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躓，常思歸而永歎。賈逵國語注曰

讒嫉也毛詩曰茲之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得心悲憂傷操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

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

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豪士賦序臧榮緒晉書曰機惡齊王閔於功自俄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零見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雖以名賦也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釋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也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者不

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惠

首實功時
易言可過
決言危功
其言易然
次言其然
後言其然
以言其然
詞為結之
自為結之
齊濟詞以

孫評文選 卷四

其是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歌之徐勳宮徵揮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未也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也庸夫可以

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

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牛古之人功必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微一

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

蟲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嘗吾處於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物也夫以自我之量

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玩居常之安耳飽

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學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

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曰楚人主

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故曰天可讎乎左氏傳曰楚

鄆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殿旋頭創擬地首垂泥土中刃響乘與車馬驚於是召梁丘賀策之有兵謀不吉上遣使有司侍祠時

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于章為公車丞亡在涓城界中夜殺服入廟居即問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蘇蘇林曰袷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揭足行伍之閒而

况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

引證 周公靈光
兩事牽連
而下有許
多轉筆
承接處
極超忽
又頓一旬

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必有不傷。

且夫政由寧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

以君爽，鞅鞅，不悅公且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漢書袁帝目送周亞

夫曰此之執鞅，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章賢為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而成王不遣嫌

客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

軍霍光從參乘上內殿，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氏曰：叔父謂周公也。

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霍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李昭皇帝太后詔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

篋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

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嚮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鄞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

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殺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

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

過此以往，惡鳥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乎饗高大名以冒道

家之忌，連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曰：若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身危由

頓折絕佳
切本幸
實指其人
此處實指
王同也語
伸正論以

推論一層
為他惋惜
以此收括
瀟灑致淋

結局

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

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環，申宮警備也。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

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杜預曰：申宮警備也。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

蕭通說諱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注曰：賈賈也。尚書曰：民罔不蠶傷心。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漢

光駿賦曰：齊首目以瞪眄，眄者曰瞪直視也。互笑古人之未工，亡己事之已拙，知曩勦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

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赴音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答賢戲曰：彼皆驕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上，應從下

起以諒。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

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主已見上文。率意無

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曰：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超然

自引，高揖而退。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當得自引深藏嚴天邪。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

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劭，美也。此之不

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疊，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名編凶

頽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繫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野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蕪招魂祓除

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龔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尙書耶東晉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

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眷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

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衛陽王義季有韻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禮記袁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斷斷辭曰尙書者二帝之跡三

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鑿金曰鑿毛詩序曰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 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耀遊遂往而不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

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尙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

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 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有宋函

夏，帝圖弘遠，揚雄河東賦曰頃夏之大漢書服虔曰頃夏定鼎于郊鄭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 皇上以觀文承歷，景屬宸居，皇上帝也尙書曰觀天文又曰天之懸數在兩朝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高光二聖宸居其城聚

邑曰知北辰居其 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揚雄河東賦曰脈隆同之大寧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郡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虞余

王天正體統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正體太子也。裴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君子以振民統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見曲水詩。毛詩曰：官皆維人文。武惟后。班固深邪山文曰：冕冕將軍大漢元輔。

暑緯昭應，山瀆效靈。說文曰：暑，五緯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梁山五嶽也。瀆，四液也。效靈，山出器車，瀆出圖書。

五方雜遝，四隩來暨。漢書曰：京師五方雜處。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既澤。吳郡賦曰：都蓋殷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威，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又曰：壽考為尊，擇楚國之令與尚書遺訓而實於故實。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聞宣王曰：魯侯賦，事刑必問於。

犬予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敖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國容砥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左氏傳曰：士會曰：蕩敖為軍政，不戒而備。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轄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左氏傳：魏舒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部實曰：啓發痛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禮古。於同異，揚雄答劾書曰：當聞先代轄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轄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轄軒歸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采軒西征賦。

頽莖素義，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頽莖，朱草也。素義，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航海三萬東牽，其厚族余日切。軼，越也。棧山航海，踰沙軼漠。

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穹居之君，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劉秦賦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屬。漢書曰：平奪。

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閒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閒出。

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森。警蹕，警蹕清夷。將徒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徒郡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增類帝之宮，飭禮

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事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清塵日躔直

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革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曰月入軌道河圖帝覽曰立春春分月從東晉道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

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利之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句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人又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

和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公于邁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燕禮

有詔掌故，爰命司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己之

儀。洛飲上已並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巖陞，鄧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芝塵，苑太液，懷

曾山。上林賦曰登道編園西都實曰集禁林而屯秦羅西蜀父老曰開涼若梁孫原禮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松石峻嵬，古

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都實曰離宮別殿三十六所周以

旌門洞立，延帷接栝。周禮曰王之會同為旌官設旆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栝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棧栝再重杜子春日棊栝行馬也閱

水環階，引池分席，歌遊賦曰開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昇祕駕，胤緹兮騎，搖玉鸞，發

流吹。音春官聯事以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日賓容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顯玄曰蒼帝靈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兮淮南子曰龍舟鶴首浮吹以虞天動神移，湍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羽織賦曰天動地曠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既

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珠纒楚辭曰回朕車俾西引卷虹旗於玉門看蕞芬藉，

觴醴亦毛詩曰其香維何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禮曰新歌

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賦奏清徵一奏有文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

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也說苑華裔殷至，觀聽鶩集。揚袂風山，

舉袖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縟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裔蜀都賦曰觀禮之所踊躍法言曰震雷揚天風薄于

也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賑張載劍閣銘曰別茲狹陸上膺萬壽，下禔

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會於楚方且排鳳

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章園關臨北道銅鳳在上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詩兮

舒也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毛詩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

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二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漢唐詩於
延所當
句使事也
句字有出
詞家施事
在此略見

逐層鋪敘
一是四六
局一定之
格也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設殷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而悟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莊子曰北門威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是以得一奉宸

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

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郭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乎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隅宵然寔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

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

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詘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超兩駟如舞蓋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牲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

貳宮，考膺太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廟高皇帝廟成字紹伯受宋鍾尚書曰我文考文王發膺天命又曰永璽乃家孟子曰舜尙見帝嚳館陶於甄室亦樂舞造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尙上也舜在吹欒之時堯友禮之舜

上見堯舜舍之於副宮，亦就鑿舜之所設，更爲賓主尙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容禹爲主人樂正進饗曰尙考太室之儀唐爲虞實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禮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獻尙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禮儀也

幽明獻期，雷風通響，昭華之珍旣徒，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固地道曰謂祭太室之禮

首山現河清，一老曰河圖將來當帝期尙書曰納于大庭烈風雷雨不迷尙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

受大命革段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

紹清和於帝猷

孫評文選 卷四

二二九

聯顯懿於玉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鏡澤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日出臨政帝歡法言

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

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汎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暉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闡文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采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俾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致凝神廣雅曰景煇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德文

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汎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潛夫論曰簡刑

游滅不殺不誅，猶且具明廢寢，吳晷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私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致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義之為君蕩蕩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

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青，

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容作聖明

覆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者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

國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沛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黎典率教胥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天子之孝也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炎漢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姬程之後昌來烈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縹或臨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鉞繼踵乎

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權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萐斯皇室

家君王者也元宰蒙宰也中鉞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禮曰鼎金鉞鄭玄曰金鉞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獻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賈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充施有政毛詩曰如璋如珪令聞令望又曰朱萐斯皇室家君王本枝之盛如此

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鹽周孝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人在水乃託目盲及述誅水漢由巢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巴曰爵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黎矣毛詩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鄭玄曰恣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渴苦和切與廉舉孝歲時於

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懿辨明德者道昭相協律摠章之司厚

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趙志曰明帝立摠章摠律呂爲光祿大夫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爲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文者以充之禮禮曰七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爲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挈壺宣夜辯氣朔

於靈臺，書笏理形，紀言事於仙室。

周禮夏官曰：「詔靈氏掌靈臺。」秦皇曰：「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其一曰宣夜，鄭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實武公諱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表珥彤史。」

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

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蓋乎？」乃命御者裝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斷其車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于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節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標，姚枝府華，嶠後漢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鼎，鼎現，我華旗，知德亦有之乎？」

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魯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驟，驟，驟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大道之行也。」

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矜言自口，尚書曰：「無道之行也。」

荒憬永清夷，杜氏陶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安自年六七十，猶未嘗至市，市遊遊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鐵者人惡。」

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綆索。

漢書何敞傳曰：「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時，食周書曰：「時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南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鑿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有數拊，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誓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之，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風靡隨和，孟子曰：「武王之伐

者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

為京兆尹，桴鼓稱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又曰：「跣跣周道，魏為茂草，周禮曰：「以闔土教罷民。」

悔食來王，左言人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麻首

杜氏陶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安自年六七十，猶未嘗至市，市遊遊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鐵者人惡。」

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苗鑿首，山海經曰：「有貫胸國，其人胸有數拊，地圖曰：「禹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誓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之，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貫胸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風靡隨和，孟子曰：「武王之伐

極力編入武庫

殷伯生者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即頭以額角摩據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纆必
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奮聞天子之收夷狄也其義纆靡勿絕而已
文鉞碧罽之琛奇幹善芳之賦

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馴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鉞水靈風仰流徐黃晉超曰鮮卑以
鑿石爲罽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楷書石爲鐵孔安國尙書傳曰蒼中矢鉞也家語

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鑿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時賁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
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紈牛紈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鼯犬鼯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
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黃渠

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饅齒食虎豹盈衍儲邸充切郊虞甌牘相尋鞞譯無曠儲邸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
官也尙書曰登厥青舟屬音軌

聘禮曰賈人啓放取圭垂纆而受宰晉中與書王禹上言曰賈籬相尋運舟載路同官曰鞞
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驪北方曰譯尙書大傳曰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旂卷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侯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毛詩曰文茵揚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陽

都亭毛詩曰有車輶輶禮記曰武車綏旌輶
都賦曰虹旌旆以旒卷毛詩曰悠悠旌旌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問書曰四方無拂毛
有天下又曰五戎不

距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討事已
舉偃革爲軒陳琳應機曰治刃銷鋒儀武行德天瑞降地符升

植歷草孳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地符升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
其政太平而靈方神獻其朱英紫服宋均注曰紫服北方之物上植紫葉凡言紫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尙書大傳曰

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倅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者倭臣入朝則草指
之名曰風孰是以倭人不敢進也又曰謗爲天子莫疾坐於庭爲帝成歷尙書帝命倭臣曰倭受命莫疾

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侯曰雲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爲舉賢其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鏡星暉而多暉
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爲之直月至風提朱均日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

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爲握河記今尙書侯是也孝經鈞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禮樂禋于梁父刻石紀禮
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享亭史記楚子西曰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德論曰越

八九於往來鍾黃帝之舞短

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天下

貞實禮親德論曰帝賦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費翁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

上斯已，惟暮之春。

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歲歲發春治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嘒嘒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

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書

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玄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潔也，仲春之時於水上澣聚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蕭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應惠。

載

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臚

臚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

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觀嶺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橋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

築山盤池號曰芳林園通甲開山園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誠神學帝王世紀曰堯生於丹陸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

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輒取厥莫不戴悅高誘曰政政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為政政故兩引之輒知葉政政仕勤切帝王世紀曰堯史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姚姓姚氏堯求賢而四舉薦舜堯乃命于顓澤之陽毛詩曰周原膴膴藟藟茶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師譙人求

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 鹽 雲構。

周禮曰以土圭之法正日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尺有五

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榜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

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通閣禁闕洞房爾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魏城以義發毛詩曰王在城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裏也傳玄馬春賦曰丹雘播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闕內布綺疏

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 遵 迴。

外陳張衡七辨曰迴駸拂其涼蘭泉注其庭劉楨後都賦曰金陵玉砌玄桓雲阿

經似賦家
筆法

潺湲徑復。楚辭曰澗澗深林人上探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 遊過以像偶語高誘曰拂反道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流澗澗

於柔蕙，亂嚶聲於縣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蒹葭始生爾雅曰小洲曰汭山有穴為岫毛詩曰桃之 天天灼灼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縣望黃鳥薛君注曰縣望文貌

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帘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 都賦曰牙帷連網鄧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帘在幕者簾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爨，展輪効駕，徐變警節，明鐘暢音。中坐上承塵也 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

九旂由齊軌，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禮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菜也猶得有七朝大夫張景鴻七命 日駟馬連鑣支穎曰甘泉園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祭駕祭詩曰羣

騎昭灼甄部，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 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 庭雲旒拂霓列于日秦書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計。孫卿子曰楚較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子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曰葩曲絜藹昔曰上所乘馬名景 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背龍之也遺風之乘孫于兵法曰長陳為甄甄都賦曰冀馬填殿而駟駟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

碎 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 子行有羣空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守如淵石崇楚妃歎曰嬌嬌莊王濞淳欒時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

於而趨岐曰醉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隨隨流波楚辭曰蕙肴

蕙今蘭藉子虛賦曰 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葆翁陳階，金廳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從漢書注曰以翠羽為也也併舞行列也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可

馬彪漢書曰教千成舞雲翹周禮曰箛章士鼓國箛又曰仲春擊土鼓國箛以迎暑也

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帝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嶠嶠之陰取竹嶠谷

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鸞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強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

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

欲備禮記曰有司皆以樂謝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

窮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鍋飲酒樂懋懋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

詩曰湛湛露斯在彼漙漙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漢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

現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羅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

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

行而無所積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相之馬三公可服此

不序其文
金是傳體

相與及禪死之日以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與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與破之後遂成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損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諍大夫子駿亦為諫諍大夫趙諫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

垂吉庭中吉婦棄取以味吉吉後死之乃妾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選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察漢書張蒼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功云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一之機

而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乘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頌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味造形則倍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違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

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在助期曰漢相蕭何昂星精垂芒謂發秀也精星也疏異曰汝有賢人集焉諸息姓詣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履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顏回有角額似

月形潤水也月是水積故名潤猶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望衡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季顏回至仁也

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近世中大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遺黨網羅於海上又適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說著此書藏諸名山

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言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銳也黃白雜則堅且銳黃白雜則不堅且不銳又柔則能堅則折負折且銳焉得為利劍也

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虛明亦心也

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轍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驚章文武賀生達禮之宗蔡公

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首領 闕典未

補，大備茲日。典闕而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髮秀猶秀眉也然齒危謂

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皆古含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揚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

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漢書曰子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身執經北

下之言風流者稱王樂將

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

體，無待韋弦。毛詩曰張仲孝友傳曰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子周公三見而三答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

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曰君子哉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

韋皮繩喻緩也絃弓弦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

早標聰察，曾何足尚？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

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球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瑰嘗之瑰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而琬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

何足尚也。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

因便感咽，若不自勝。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江表傳曰潘潛見孫權梯流泣交椅哀咽不能自勝 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

康公主素不協，及卽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違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問家，離棄儉，因人自陳，誓以死請。故

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尙公主，拜駙馬都尉。吳均齊書曰：宋明帝太始，公尙尙陽漢公主拜駙馬都尉。爲祕書郎太子舍人。

元徽初，遷祕書丞。沈約宋書曰：蕭禧王改年曰元徽。吳均齊書曰：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中之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

顯齊書曰：儉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前瑞字公曾，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祕書丞李充、李弘度爲著作郎。子時典、衛混、亂、謝、頤、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依劉歆七略，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劉歆七志，四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

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袁粲字景倩，順帝卽位，遷中書監，司徒中書。粲與褚左軍解交書曰：雖欲虛談，遠謀脫落，儀制其能乎？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微，體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栢栢草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

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春秋漢書孝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寄位既益尊，然波譎與抗禮。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粲答詩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禮所知不足，每知止不殆。

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漢書曰：倪寬爲司農都尉，大司農還除給事黃門。奏課最，最章昭曰：昭得第一也。

服闋也。司徒袁粲也。

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玠人也少爲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爲尚書僕射復舉傳曠管諸公贊曰

王戎爲選官時李重李綬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贊介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

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年徐遜長史兼侍中以交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上召僧綽具言

之勸於宮夜襲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頌之勸亂檢太祖巾箱得僧綽所啓嬰士并廢諸王事乃收雲霧世祖贈散騎常侍金

懸侯補太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聖武謂齊高帝也千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

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運籌於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

仲舒有王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以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

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班固漢書贊曰禮紊舊宗，樂傾恆軌。自朝章國紀，典彝備物，奏

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祖太

祖齊高如故，自營部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魏勅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

部設也營役境切部爲合切虞預管書曰盧欽少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好遷爲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爲廉平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

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

左內史奏開六輔漢章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之夏

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荆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報兵殺世致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持黃蒲問

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曰溫矯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威榮緒晉書曰劉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終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佞小取其所以作樂器銘其功

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言其德應千載以示于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儻不食無終里邪蒿乖素尚無終搜若始

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恆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畫經師一人任昉雜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卷軍劾子毗曰王奉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二年

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臥轍棄子，後予胥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幼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

侯君復留拜年百姓乃戒其乳婦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冀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言儻解丹陽尹百姓亦如此感之

友之義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叢書曰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說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餘悉如故。本號衛將軍也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職同三司也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司之命七年

固辭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賜讓選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詔加中書監，猶參掌選事。長輿追專車

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非其人或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今毒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甘心穢榮緒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言諸公者曰傳宣定

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憲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失焉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悉改宣法於是人。論語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

拔奇取異，輿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望側階而容賢，

候景風而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謝而迎來語孔子謂魯哀公曰衡有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恤，儲鉉傷情，漢書疏廣曰太子國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

機而已哉？史記趙盾謂商鞅曰五段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欲語春者不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

齊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相杵劉裕聖賢本紀曰于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劉

儀曰：班劍者，以虎皮飾之。諡曰文憲，禮也。諡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文多能曰憲。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

表於造次，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復耳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

詩曰：雖有姬姜，無弃偏醉。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孝經授神契曰：於莊嚴眾出言，必雅孫賓別傳曰：朝

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滂務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鸞晉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覆郗鑒，類經緯士人。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

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

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

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功成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

尉曹案案漢書儀制漢禮以補為衰制禮非頌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後刑，誅無以絕。實亂道之路，賊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顛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整議。處討論之處，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書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

日二惠鏡。無以仰摸淵旨，則取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

爽猶可。

實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己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

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謙平約己，弘乎接物，疏志孟康，薦世林曰：體高雅之弘，常謝承後漢書，耶頭章曰：陛下寬不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

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在廊廟，則理擅

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岳疏曰：君深達治體，垂化三宰。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

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吏，積習成姦。

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使，應劭風俗通曰：積習而成，不致獨否。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即削筆，即筆服度曰：言誼

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登濟任，當虛心乘理，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當時嗟服，若有

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徽高才，遠見許助年十八時，乃

子曰：汝器也。曰：何？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而無大責。一言之譽，

器也。曰：瑚璉也。曰：何？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

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粹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伯夷之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殉一也，可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聞買曰：欲買璞乎？鄭買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檄孫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出入

大開大合
只重寫得
字發端分
語以下數
寫君臣二
收未用錢
祭文法自
西京文章
多尚矯健

禮闈，朝夕舊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闈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者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

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昂言曰子長班固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

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歌之雖楚

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荀卿漢則司馬遷魏則陳思王蔡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

技效德。陸機表諡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實序曰風軌德音爲世作範

爲如千秩，如千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頌

聖主得賢臣頌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職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爲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麗密也羹藜啜糲者，不足與論太牢

之滋味。服虔曰啜音含糲乾食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表覆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

若廣廈之隆，旌雅曰茨覆也。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

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杼情素。戰國策秦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

而子淵已
近馬排承
波而骨京
一派東流
遂派詞采
勝矣言人
此當求賢

用二層比
喻為相得
字步驟安

相得二字
著眼

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日公即位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

終日斲斲，如淳曰斲斲斲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鏗，應劭曰傳曰得一實劍不如一

甄治甄治即巧治也越繩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甄治願請此二人爲鐵劍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

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焯作刀鑿也焯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鑿劍刃也管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斷蛟龍，陸剝犀革，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剝截也漢書音義曰剝章亮切忽若箠汜畫塗，如淳曰若以箠掃於汜灑如此，

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孟子曰離婁之明趙歧曰

古之明目者也黃帝時人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築長城延袤萬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溷亂也胡因切庸人之御驚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

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鬻膝，駢乘且，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鬻膝而行也張晏曰鬻膝乘且皆良馬名也駕則且至故以爲名王良執

靶，韓哀附輿，張晏曰王良鄭無御也世本云韓哀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精巧也音義或曰靶音霸謂轡也縱騁馳驚，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

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遠風風之疾者也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

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論語曰當暑給絺綌孔安國曰絺綌葛也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論

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一切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

轉下甚捷
此段言實
人之須實
先說君之
欲得賢後
遇主之一
意轉須
上意人主

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諫之曰：「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齊月四方之士相與皆曰：「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矣。」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

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事。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悃，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魯運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廚，繆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

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譴而享膏粱。張晏曰：與，幽也。渫，碎也。等

曰：離此疏食糲此木，屬資空屬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雞正也。賈逵曰：胥肉之肥者，梁食之精者，言其食肥者，率屬放其性，雞正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易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曰：雲從龍，風從虎，管將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輪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蟪蛄鳴，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蟋蟀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出地中。

重人主

奪出前得
半與見得
人所當得
家之所當
重人也

建我主臣
相得之聖
得賢臣之
正所以爲
效也結言
類以於神
無事於耳
仙之求耳
一結示風

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莫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顯也顯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

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

穆列布。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曰則以穆穆在乃位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蓬門子轡鳥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晉灼曰籟音迭迭之通二十四鐘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逐鐘或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且漢書多借假或以籟爲號不得便以逐逐列其音也書曰孫卿子曰羿鏹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非傳逐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鬣披隨隨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龍鬣號其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疾於倍風吹鴻毛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

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

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寒，優游之望得。莊子曰夫恬淡

之道莫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黃堯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史記灌公曰今王已出吾黃堯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莊子曰夫恬淡寂窳虛無無爲

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

响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羆鳥伸爲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

兩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毅然先零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

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應劭曰：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又曰：徐方震驚。

既臨其域，

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乃上疏曰：因田致殺，威德兼行。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德矜功。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

章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南武賢言：但擊罕羌先零自降也。

天子命我，從之鮮陽。

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如擊之。論語：共討罕於鮮水，陽。

遂克西戎，還

營平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獒于中國，草及鬼方。毛苾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

興，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倚書曰：武王曰：勳哉夫子。倚桓桓。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詩小雅曰：方叔在止，其車三千。又：大雅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

在漢中

與，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倚書曰：武王曰：勳哉夫子。倚桓桓。

昔周之宣，有方有虎，

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在漢中

興，充國作武，

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出師頌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為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為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州叛，騭為大將軍，既至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

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孫評文選

卷四

二五九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志並同皆載孝山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孝山和蒸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蒸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崇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崇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蒸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字字于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蒸之際但書與散亡未詳孝山籍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于孝之集非也隨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隨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

增煥。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媪夜哭人問媪媪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也歷紀十

二，天命中易，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西零不順，東夷邁逆，西零即先零也乃命上將，授以雄戟。肅子

桓桓上將，實天所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是以始當天啓之矣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穆烈祖左

憲章百揆，爲世作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百揆禮記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昔在孟津，惟師尙父，書尙

素旄一麾，渾一區宇，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朔風變

薄。日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曰維師尙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雅文也鄭立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詩人歌之，猶歎其艱，况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

停響，旗不斃襄，澤露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鼎者有銘鉉者論讀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

彼西疆，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

至清國何以顯之路車乘黃

介珪既削列壤酬勳。毛詩曰錫爾介珪以作爾寶

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

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問令望

酒德頌

劉伯倫

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爲狹著酒德頌爲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扁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

居無室廬，

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問所自置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

提壺，

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闕切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讓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黃介弟也司馬相如封

禪書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潰曰釋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

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逐齊秋而北征

戰國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矚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符曰亂鋒起若若贊旒

先生於是方捧瓊承槽，銜杯漱

醪，

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

奮髯踣蹠，枕麴藉糟，

漢書曰失博遷瑛邪齊部舒緩博齊糞抵几曰麴齊兒欲以爲俗邪又曰尉佗醴藉糞無思無慮，其樂陶

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

肌，利欲之感情。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毛詩曰君子陶陶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萍，廣雅曰擾擾亂也。焉如猶何如也。二豪侍側焉，如螟蠹之與螟蛉。二豪公子處土也。隨已而化類。螟蠹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我久則有之矣。速哉！七十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皆類也。蜂蠹無取于桑蠹，而祝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蠹矣。速疾哉！二子受學仲尼之化疾也。

漢高祖功臣頌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
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
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
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
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
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
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
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蹟，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蹟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謹賈逵曰蹟蹠也波振四海，塵飛五

季因心 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則友窮神揣情為趙靈策鬼谷子曰淵深揣情 鬼無隱謀，物無遞形，武關

是關，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其西人武關其曰臣聞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今持重寶兩秦將秦特果欲連和沛公欲聽之其曰此其將欲救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及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因

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致背項 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下文漢書曰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

項羽意乃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銷印甚，廢推齊勸立。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說復立六國

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 運籌固陵，定策東襲。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榮陽酈食其曰說復立六國

日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據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謹銷 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其勸漢王因封之班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隨劉賈皆會項羽敗自劾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漢書曰漢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漢部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辭世卻粒。史記良曰穎奔人問事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引輕身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音。音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鑿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日好謀而成 遊精香漠，神迹是尋。重玄匪輿，九地匪沈。重玄天也鄧析子曰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為高祖畫策六陳平出奇策四皆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權謀非正也然機之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相承而誤或別有所惑也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實摧 霸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今能

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 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愛遊楚夢信問天子以

日格人元龜問敢知吉 韓王窘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陳平曰陛下第出愛遊楚夢信問天子以

平叙中有
長短有分
合有詳略
變見筆法
化

迎師執縛之毛據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
旬奴所圍高祖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出
迎文以謀，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
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

悲殊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妙無方察也
李咸濟曰明略兼洞與神合契奮臂雲興，騰迹

虎噬，凌險必夷，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
之用也攻亂則脆擊謀漢濱，還定渭表。漢書蕭何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
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漢王乃拜信大將軍信說漢王曰今王舉兵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喜遂聽信計學兵出陳倉定三秦

皆反與楚和以信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經兵陳弘欲渡臨晉而伏兵從
為左丞相擊魏 夏陽曰木欄伯漢軍魏安邑崩魏王豹信請北舉趙趙遣輕騎二千人隨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登山而趨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
壁爭漢鼓旗奇兵馳入趙壁皆拔趙幟卒見之大驚遂亂走高祖王駭

合而為壘者也故其突如風樓接如火則彼 拾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爾與李奇曰代相也孟康曰昔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 焉預邑名也漢書曰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

渡河襲齊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又掩福上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據萬貫九州之屬魏趙屬冀州
齊代屬青州四邦魏代趙齊也 乃眷北燕，

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字許多變反覆之
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敖立信為齊王表東海已見九錫文克滅龍且，爰

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高密使使于楚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壘蓋沙以壅水上流引軍牛渡擊龍且
伴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壘濰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劉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蕭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於足下
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人謀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
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不聽尚書曰惟秦念功

彭越觀時，張籍迹匿光，人具

爾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籍與籍古字通也毛詩曰
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向父時維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卽

宮舊梁

漢書曰漢使人賜越將軍印發使下齊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官於宗周

烈烈

黥布，眈眈其眄

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

名冠彊楚，鋒猶駭電

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衆

覩幾蟬

蛻，悟主革面

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問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從君也

擊彼梟風，翻為我扇

漢書曰上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天命方輯，王在東夏

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矯矯三雄，至於垓下

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擊布隨劉賈

元凶既夷，寵祿來假

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湯述曰既成寵祿亦隨皆應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

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

士也罔極，自詒伊愧

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項交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得出鉅鹿責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

漢書曰張耳大

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處王耳走漢易乾鑿度曰五

緯順軌四

脫迹違難，披榛來泊

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謂漢王又曰漢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脛斬餘洩水上追殺趙王

改策西秦，報辱北冀

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謂漢王又曰漢

悴葉更輝，枯條以肄

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生耳為趙王毛萇詩傳曰斬而復生曰肄

王信韓孽，宅土開疆

我圖爾才

漢書曰高祖與相

越遷晉陽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曰我圖爾居

盧縮自微，婉變我皇

漢書曰高祖與相

跨功踰德，祚爾輝章

漢書曰羣臣知上欲王縮皆曰縮可王上乃立縮為燕王章印章也

人之貪禍，寧為亂亡

亂寧為荼毒

漢書曰天下之

愛也班固漢書述哀紀

曰婉嬈董公惟亮天工

曰高祖胡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死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亂寧為荼毒

初拔秦吳尚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西之將梅與管攻析郟上以鑽有功武
關故德尚徒為長沙王高祖覽之詔御史沙王忠其著之甲令晉義曰銀呼玄切顧持益切
劉賈將貳萬人騎數百擊楚
孔安國尚書傳曰董蒼也
我圖四方股薦其勳。漢書曰漢王追項籍至圍陵賈使人問招楚司大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庸親作勞舊楚是

分往踐厥宇大啓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爵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輔敦淮墳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

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取陵母真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時二心

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淑人君子實邦之基。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義形於色憤發于辭。漢

曰陵為人少文在氣好直言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利白馬而盟曰主亡與亡末命是期。主亡與亡已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公羊傳曰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

太宰絳侯質本多略寡言。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曾是忠勇惟帝攸歎。漢書曰始呂后問宰相高

雲鶩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漢書曰陳師反勃復擊豨靈丘破之斬綽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縮反勃破綽軍上蘭定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寧亂

以武斃呂以權。漢書曰高后崩呂產乘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滌穢紫宮徵帝太原。漢書曰勃已滅諸呂

孝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孫公入宮戰少帝出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劉宗以勃為太

乃奉天子法駕迎皇帝代邸張衛羽獵賦曰開閣兮坐紫宮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漢書曰劉宗以勃為太

震主自古所難。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勳耀上代身終下藩。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朕舞陽道迎延

帝幽藪。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嘗委使會求孟祖迎立宣力王室匪惟厥武。漢書曰劉宗以勃為太

顏誦項掩淚悟主。漢書曰項羽在鴻門臣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樽入曰沛公先入定成陽以待大王大王聽小乃

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于曰據于而出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為篤敬信主忠信自著

曲周之進于其哲兄

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漢書曰蠡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振威龍蛻據武庸城六師實

因克荼禽黥漢書曰燕王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蛻破荼軍晉義成曰龍蛻地名也晉奪漢書曰猗歟汝陰綽綽

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

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晉元載之漢王急馬龍取兩兒弃之嬰常收載行而雍樹龍晉為日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曰欲馳嬰兩請徐行穆晉持游外鄉

穎陰銳敏屢為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乘風藉響高步

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漢書曰嬰渡江定吳漢定淮北呂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陽陵之勳元帥是承

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漢書曰斬欽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詩曰戎狄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窺白馬北距飛狐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使驅食其身死于齊

險三塗漢書曰漢王數困穀陽成軍計欲損成軍以東也蒙維以距楚驅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穀陽據敖庚之粟委成畢之輶軒東踐漢風載祖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使驅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變齊王齊王我皇實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

輅被褐獻寶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變齊王齊王我皇實念言祚爾孤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

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

伊洛定都鄴鎬漢書裴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維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柔遠鎮邇實敬

攸考毛詩曰柔遠能誼以定抑抑陸生知言之貫毛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四王之高祖使賈賜他印為南越王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漢書曰

彥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子邦之百王之極舊章靡存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漢德雖

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靡三代憲流後昆漢書曰

無知叡敏獨昭奇迹察侔蕭相貺同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俾也漢書曰陳平降漢因

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

蟠蟠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旃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

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惟人何識之妙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

紀信誑項軫軒是乘漢書曰袁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

孫評文選 卷四 二六九

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且得休王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

攝齊赴節，用死執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

漢書曰項羽圍漢王祭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纓曰食盡漢王降楚昔之圻東觀以故

漢王得遜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

周苛慷慨，心若懷冰。

應劭風俗通曰言人清高如冰之潔

刑可以暴，志不可凌。

漢書

曰楚圍漢王祭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祭陽楚破祭陽欲令將苛罵曰若越降漢王不如今為辱矣項王怒烹苛

貞軌偕沒，亮迹雙升。

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曰雷陳義重出則雙升

帝疇爾庸。

後嗣是膺。

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遷平侯紀通尚甘節張晏曰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遷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安同誤也

天地

雖順，王心有違。

毛詩曰行道違

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是謂平國，寵

命有輝。

漢書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歸太公龜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守漢書音義曰媪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隱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蓋平國君

震風過

物，清濁效響。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物也。

大人于輿，利在攸往。

周易

曰巽小亨利者攸往利見大人

弘海者川，崇山惟壤。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

詔護錯音，袞龍比象。劍宣其利，鑿

龍衣也。左傳曰戚衰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明明衆哲，同濟天網。

毛詩曰明明哲侯崔實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劍宣其利，鑿

獻其朝。

廣雅曰鑿昭也鑿謂之鏡

文武四充，漢祚克廣。

尚書曰光被四表孔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外也毛詩曰克廣德心

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